

佛尼牟迦釋師本無南





慧琛法師 註解  
釋迦比丘 彙整

般舟三昧經注



# 般舟三昧經注 目錄

甲、懸論——般舟三昧經在中國	七
（甲）前言	七
（乙）傳譯	九
（丙）譯本	一〇
（丁）般舟三昧在佛法中的地位	一二
（戊）何謂般舟	一三
（己）古德修行般舟三昧的方法	一五
（庚）修証實例	二六
乙、釋經文	二八
（甲）序分	二八
壹、問事品第一	二八
一、證信序	二八

△六成就	二八
二、發起序	三六
△毘陀和菩薩發起法會	三六
△佛以般舟三昧總答	五四
(乙) 正宗分	六四
壹、行品第二	六四
一、佛教定意法	六四
△讚般舟三昧	六四
△修持要領	七一
△斷諸雜想	七五
△助成三昧之法行	八一
二、佛示西方專念佛法	八七
三、喻說	九三
△三婬女喻	九三

△思鄉夢喻·····	一〇二
△觀骨喻·····	一〇八
貳、四事品第三·····	一一八
一、行四事法疾得三昧·····	一一八
△第一四事法·····	一一八
△第二四事法·····	一二五
△第三四事法·····	一二九
△第四四事法·····	一三一
△重頌·····	一三四
二、視師如佛得成三昧·····	一三五
△敬師如佛·····	一三五
△三昧成就相·····	一三六
參、譬喻品第四·····	一三八
一、聞法不精勤如寶船沒·····	一三八

二、怠求三昧者如癡人於檀香起臭想	一四二
三、聞三昧不信如癡人不識寶珠	一四五
四、樂謗三昧之宿因	一四七
五、信疑三昧之宿因來果	一四九
六、偈頌	一五五
肆、四輩品第五	一五七
一、比丘	一五八
△畏苦持戒	一五八
△勿缺於戒	一六三
△述其行法	一六七
△偈頌	一七五
二、比丘尼	一七五
△述其行法	一七五
△偈頌	一七八

三、優婆塞·····	一七八
△述其行法·····	一七八
△偈頌·····	一八二
四、優婆夷·····	一八三
△述其行法·····	一八三
△偈頌·····	一八八
伍、擁護品第六·····	一八九
一、問修何法速得三昧·····	一八九
二、如法行者，得現世利樂·····	一九二
陸、勸助品第七·····	一九六
一、四種隨喜·····	一九六
二、隨喜之功德·····	二〇〇
三、往古實事·····	二〇二
四、當求法隨師·····	二〇三

柒、至誠品第八	二〇六
一、佛自述本生	二〇六
二、佛語教誡	二〇七
三、是經以佛印為印	二〇九
四、會眾得益	二一二
(丙) 流通分	二一二

# 甲、懸論——般舟三昧經在中國

## （甲）前言

在中國盛行的淨土經論中，耳熟能詳的是所謂《佛說無量壽經》（以下略稱《無量壽經》）、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（以下略稱《觀經》）、《阿彌陀經》、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（以下略稱《念佛圓通章》）和《普賢行願品》（以下略稱《行願品》）等五經，及一部《往生論》。之所以如此，當然和淨土宗第二代祖師——唐朝善導和尚觀機逗教，極力提倡信願持名決定往生西方，有著很大的關係。善導和尚當年力挽狂瀾於既倒，將淨土法門發揮到極致，得以和其它各宗並駕齊驅，這項豐功偉業深深地影響淨土宗的發展，連帶地將修行法本，連接到直接述及信願持

名的經典上。

關於這點，淨土宗初祖慧遠大師，在廬山所主修的觀想念佛，相形之下便較不普及。因此，其所宗的法本《般舟三昧經》也較少為人所知。當然，除此之外，《般舟三昧經》本身要求要具備修行的條件，也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它的普及性。

但是，儘管如此，《般舟三昧經》仍不失它在淨土宗的地位。更何況佛陀在經文中對修行者所開示的義理，並對修法重要關鍵的提醒，在在都是一部無上的至寶。

本文主要從祖師的修行所留下的珍貴遺產，對這部經作側面的了解，一方面知道它的可行性，另一方面也藉此了解它在中國的影響層面；至於對它正面的認識，應是自經本中直接獲取吧！為方便讀者先有全面性的了解，所以將這篇文章放在銷釋經文之前。

## （乙）傳譯

佛陀的誕生地在印度，同時他一生在那裡教化，而經典的結集也是用當地的文字。因此，其它地方的人對佛法的學習，就必須經過一番事先消化的工作，也就是翻譯。中國的譯經事業開始於後漢桓帝時代（西元一四七年～一六七年），而安世高為最初的譯經三藏法師。桓帝末年，竺佛朔及支婁迦讖來到洛陽，譯出了般若等為數不少的經典，來傳播大乘佛法。其中，支婁迦讖於靈帝光和二年（西元一七九年）與竺佛朔共同合作，翻譯出有關西方極樂淨土的重要經典——《般舟三昧經》，這就是有關彌陀經典傳譯到中國來的嚆矢。

這部經典翻譯得很早，可惜眾生福薄，消失得也早。《佛說法滅盡經》：「首楞嚴經、般舟三昧，先化滅去。十二部經

尋後復滅，盡不復現，不見文字，沙門袈裟自然變白。」。

### （丙）譯本

這部經在藏經中，總共有四種翻譯本。由卷數從少至多排列順序為：

一、《拔陂菩薩經》一卷，未分章品（大正藏第十三冊No.419），譯者：不傳。

二、《般舟三昧經》一卷八品，（大正藏第十三冊No.417），譯者：後漢，支婁迦讖。

三、《般舟三昧經》三卷十六品，（大正藏第十三冊No.418），譯者：後漢，支婁迦讖。

四、《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》（以下略稱《賢護分》）五卷十七品，（大正藏第十三冊No.418），譯者：隋·闍那崛多。

《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通義》（以下略稱《賢護分通義》）指出：「支婁迦讖於後漢時，再譯此經三卷十六品。依然名《般舟三昧經》。內容較詳。」

其中，從藏經收集的結果來看，支婁迦讖就翻譯了兩部，只是詳略不同。一至四品略同前，〈譬喻品〉後，加〈無著品〉。〈四輩品〉後，加〈授決品〉。〈擁護品〉後，加〈羸羅耶佛品〉，〈請佛品〉，〈無想品〉，〈十八不共十種力品〉。〈勸助品〉後，加〈師子意佛品〉。改〈至誠品〉為〈至誠佛品〉，以下并加〈佛印品〉。共十六品。」。

就整體而言，《般舟三昧經》雖有四種譯本，但都來得很早，這對弘傳上應該是占著較大的優勢。但事實並不然，可見其它因素，遠超過這一步棋。

## （丁）般舟三昧在佛法中的地位

在大乘佛教史上，極有貢獻的龍樹菩薩，在他所作的兩部論中說到：

一是《大智度論》：「復次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，父母之中母功最重，是故佛以般若為母，般舟三昧為父。三昧唯能攝持亂心令智慧得成，而不能觀諸法實相。般若波羅蜜，能遍觀諸法分別實相，無事不達，無事不成，功德大故，名之為母。以是故行者雖行六波羅蜜，及種種功德和合能具眾願，而但說當學般若波羅蜜。」。

二是《十住毘婆沙論》（以下略稱《婆沙論》）：「有人言，般舟三昧及大悲名諸佛家，從此二法生諸如來。此中般舟三昧為父，大悲為母。復次般舟三昧是父，無生法忍是母，如助菩

提中說，般舟三昧父，大悲無生母，一切諸如來，從是二法生。」。

龍樹論師，對於般舟三昧的看法。他提到般若智慧是諸佛如來出生的親因，即如來母；而般舟三昧則是助緣，即如來父。是以修滿菩薩道中，般舟三昧占著相當重要的地位。

### （戊）何謂般舟

佛法中有無量三昧，約所緣對象，或修行法本等不同而異。顧名思義這種三昧的重點在「般舟」，此正是般舟三昧異於其它三昧的地方。在唐朝飛錫法師所作的《念佛三昧寶王論》（以下略稱《寶王論》）卷中提到：「梵云般舟，此云現前，謂思惟不已，佛現定中。凡九十日常行道者，助般舟之緣，非正

釋其義也。」意思是說，「般舟」乃是梵語，義譯為現前。這是什麼意識呢？是指修行者繫佛念於心中，時刻不間斷，因緣成熟，佛在此行人的定中出現，這就是般舟三昧的修行特色。而一般常聽說，九十日身業精勤，無有懈廢地行道者，這只是說明助成般舟三昧的條件，並不是直接解釋它正面的涵義。

再引一部唐朝善導和尚的著作，《依觀經等明般舟三昧行道往生讚》中也這麼提到：「梵語名般舟，此翻名常行道。或七日九十日身行無間，總名三業無間故名般舟也。」這裡所謂「常行道」的意思，和飛錫法師所謂「思惟不已，佛現定中」所表達的意思其實是一致的。就是身、口、意三業繫緣於佛，並且沒有間斷，或者是七日乃至九十日專修，隨著個人因緣而異。

總而言之，修行般舟三昧的要領，就是專心繫緣於佛，而

且還要不為其它外緣所間斷，直到所緣的佛在定中出現，是為般舟三昧的成就相。可能是這個原因，所以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（以下略稱《演義鈔》）卷二七，便直接從所得的結果說：「般舟即念佛，此翻為佛立三昧。」。

## （己）古德修行般舟三昧的方法

能達到見十方佛悉在前立的三昧境界，對修淨土法門的人而言，是一件非常值得歡慶和進取的一項偉大的目標。所以古來的祖師大德，有不少人依著這本經典而修持，當然，得到成就的也很多。以下引他們修行的心得所留下的記載，讓後人藉此能略知如何修習般舟三昧。

首先引用唐朝善導和尚的《觀念阿彌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門》，他老人家可以說是專修淨土的引航菩薩，為當代及後

代留下不朽的榜樣。在這部著作中提到：「欲入三味道場時，一依佛教方法，先須料理道場，安置尊像，香湯掃灑。若無佛堂，有淨房亦得，掃灑如法，取一佛像西壁安置。」在進入壇場之前，必須事先作莊嚴道場的準備工作。除了掃灑乾淨以外，最主要的是要安置佛像，以提供修行般舟三昧者作為所緣。

「行者等從月一日至八日，或從八日至十五日，或從十五日至二十三日，或從二十三日至三十日，月別四時佳。行者等自量家業輕重，於此時中入淨行道，若一日乃七日。盡須淨衣，鞋屐亦須新淨，七日之中皆須一食長齋，軟餅粗飯、隨時醬菜，儉素節量。」外緣準備妥當之後，接著安置色身。先選擇自己適合的時段，並衡量本身的工作負擔。負擔較輕者可七日專修，若是重者亦可選擇一日來用功。在壇場內修行，衣物

要潔淨，飲食則儘量簡單。這顯示了善導和尚對色身採取極盡單純的角度來掌握，這對於專修有極大的幫助。可見立志求證是不能漫無目標，終日隨境而轉的。

「於道場中晝夜束心相續，專心念阿彌陀佛，心與聲相續，唯坐唯立，七日之間不得睡眠，亦不須依時禮佛誦經，數珠亦不須捉。但知合掌念佛，念念作見佛想，佛言，想念阿彌陀佛真金色身，光明徹照，端正無比，在心眼前。正念佛時，若立即立念一萬二萬，若坐即坐念一萬二萬。」從以上的這段文中，可以看出專修絕對不可含混籠統，必須要有準確的所緣作為修行的對象。修般舟三昧是以阿彌陀佛作為專修的對象，這種專對不僅要唯一，而且要無有間斷，乃至不得睡眠。這是般舟三昧不同於其它三昧的特點。

「於道場內不得交頭竊語。晝夜或三時六時，表白諸佛一

切賢聖，天曹地府一切業道，發露懺悔一生已來，身口意業所造眾罪，事依實懺悔竟，還依法念佛。所見境界不得輒說，善者自知，惡者懺悔。酒肉五辛誓發願，手不捉口不喫，若違此語，即願身口俱著惡瘡。或願誦阿彌陀經滿十萬遍，日別念佛一萬遍，誦經日別十五遍，或誦二十遍三十遍，任力多少，誓生淨土，願佛攝受。」善導和尚除了提出專修的要領之外，也說明在壇場中必須懺罪和發願，這點是共通於許多三昧的修法。因為要成就這麼殊勝的妙法，怎麼能允許用凡夫劣陋的身器來領納？所以懺罪是必要的過程；而這些功德必須有它背後的修行動機和目的，因此，以發願來圓成這些勝妙功德。

另外，智者大師的《摩訶止觀》卷二中，也對修此三昧提出很精要的看法：「方法者，身開遮，口說默，意止觀，此法出《般舟三昧經》翻為佛立。」以下智者大師將修般舟三昧，

收攝成這三方面來說明。足見他對修行提綱挈領的道力，如此地準確與深厚。

「佛立三義，一佛威力，二三昧力，三行者本功德力。能於定中見十方現在佛，在其前立。如明眼人清夜觀星，見十方佛亦如是多，故名佛立三昧。」這是在經文中說到，此三昧成就必須要具足三種力量。

接著先說明身業的部分：「身開常行，行此法時避惡知識，及癡人親屬鄉里，常獨處止，不得希望他人有所求索，常乞食不受別請。嚴飾道場，備諸供具香餠甘果，盥沐其身，左右出入改換衣服，唯專行旋，九十日為一期。須明師善內外律，能開除妨障，於所聞三昧處如視世尊，不嫌不恚，不見短長，當割肌肉供養師，沉復餘耶？承事師如僕奉大家。若於師生惡，求是三昧終難得，須外護如母養子，須同行如共涉險。

須要期誓願，使我筋骨枯朽，學是三昧不得，終不休息。起大信無能壞者，起大精進無能及者，所入智無能逮者。常與善師從事。終竟三月不得念世間想欲，如彈指頃。三月終竟不得臥出，如彈指頃，終竟三月行不得休息，除坐食左右。為人說經不得希望衣食。《婆沙》偈云：親近善知識，精進無懈怠，智慧甚堅牢，信力無妄動。」在這段文中，智者大師將經文有關身業的部分，整理成應當作，即是不應當作，即所謂遮，二個部分。

身業應當避免妨礙修行的因緣，例如，惡知識會引導我們走錯誤的路；親緣鄉里容易使我們牽掛等，這些因緣應儘量避免。相反的，嚴飾道場並且專修，能收束身心，進修道業；奉事師長為世間一大善利，能長養善根，培育菩提苗等，應當實行。

「口說默者，九十日身常行無休息，九十日口常唱阿彌陀佛名無休息，九十日心常念阿彌陀佛無休息。或唱念俱運，或先念後唱，或先唱後念，唱念相繼無休息時。若唱彌陀即是唱十方佛功德等，但專以彌陀為法門主，舉要言之，步步聲聲念念唯在阿彌陀佛。」在口業方面，主要是唱念阿彌陀佛聖號，而且是和身業配合的。身行無有間斷，口念佛名亦無有間斷，並由此也帶動意業，讓三業相互合作，同將力量集中在念佛上。

「意論止觀者，念西方阿彌陀佛，去此十萬億佛剎，在寶地寶池寶樹寶堂，眾菩薩中央坐說經，三月常念佛。云何念？念三十二相，從足下千輻輪相，一一逆緣念諸相，乃至無見頂，亦應從頂相順緣，乃至千輻輪，令我亦逮是相。」這段文主要是祖師們修般舟三昧的方法。從佛土的種種莊嚴，到菩薩

聖眾，乃至到阿彌陀佛本身相好等，皆須一一具足觀想。亦由此得以窺見，當時將此經觀想念佛的方法，作為重點，而持名念佛的方法相形之下，就顯得較為弱勢。雖然經上這兩種方法都有提及，但當時是如此的運用，這可能也造成此經在持名上的開示，少為人所知的原因之一吧！

「……又如舍衛有女名須門，聞之心喜，夜夢從事，覺已念之，彼不來我不往，而樂事宛然，當如是念佛。如人行大澤飢渴，夢得美夢，覺已腹空。自念一切所有法皆如夢，當如是念佛，數數念莫得休息。用是念當生阿彌陀佛國，是名如相念。」《般舟三昧經》另外還有一項非常值得注意的是，經中除了開示修習念佛的方法以外，對於為什麼要如此念佛，其中的道理也將它用眾生容易理解的譬喻表達出來。如以上的夢喻，是用來說明念佛得以見佛的道理。為什麼要用夢喻呢？在

《大乘大義章》卷中：「以人不信，不知行禪定法。作是念：未得神通，何能遠見諸佛也？是故佛以夢為喻耳。如人以夢力故，雖有遠事，能到能見。行般舟三昧菩薩，亦復如是，以此定力故，遠見諸佛，不以山林等為礙也。以人信夢故，以之為喻。又夢是自然之法，無所施作，尚能如是，何況施其功用，而不見也？」從這裡，修行者去體會實際的法界真相，宛如夢心中所現的夢境，夢境不是從外界而入，也不是夢心去到所現的夢境裡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

「如人以寶倚琉璃上，影現其中。亦如比丘觀骨，骨起種種光。此無持來者，亦無有是骨，是意作耳。如鏡中像不外來，不中生。以鏡淨故，自見其形。」我們所見的一切外境，如同鏡中的影相一般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。沒有實體從某方來，又向某方而去，這是諸法的實際相貌，如夢境般如幻如

化。

「行人色清淨，所有者清淨。欲見佛即見佛，見即問，問即報。聞經大歡喜，自念佛從何所來？我亦無所至。我所念即見。心作佛心自見，心見佛，心是佛心，是我心見佛。心不自知心，心不自見心。心有想為癡，心無想是泥洹。是法無可示者，皆念所為。設有念，亦了無所有，空耳。」所以般舟三昧修至見佛時，有一大轉機，即是由見佛中進一步思惟，為什麼會見佛？阿彌陀佛不從西方來，我亦不往西方去。既無來去而可相見，進而反省到，見佛其實是見自心。既然一切是心的表徵，那由心所起的萬種思想不都是生死？因此經文中提及「心有想為癡，心無想是泥洹」。所以《大乘大義章》卷中有云：「了三界之物，皆從憶想分別而有。或是先世憶想果報，或是今世憶想所成。」由此可知成就涅槃，正在萬念俱寂，銷歸一

心。

「偈云：心者不知心，有心不見心。心起想即癡，無想即泥洹。諸佛從心得解脫，心者無垢名清淨，五道鮮潔不受色。有解此者成大道，是名佛印。無所貪，無所著，無所求，無所想，所有盡，所欲盡，無所從生，無所可滅，無所壞敗。道要道本。是印二乘不能壞，何況魔邪云云。」諸佛智慧甚深，從心得解脫，心中無亂想，即是清淨、涅槃。了知一切法皆是一心所作，則不復生起貪求、欲想。心不造作則萬法無有亂處，故不復有生滅、來去等生死流轉。

在《婆沙論》中也說到：「新發意菩薩，應以十號妙相念佛。如說，新發意菩薩，以十號妙相，念佛生毀失，猶如鏡中像。十號妙相者，所謂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無毀失者，

所觀事空如虛空，於法無所失。何以故？諸法本來無生寂滅故。如是一切諸法皆亦如是。是人以緣名號增長禪法，則能緣相，是人爾時即於禪法得相，所謂身得殊異快樂，當知得成般舟三昧。」念佛是以持名入手，而緣於此名號，於內心增長定力，於色身輕安悅適。所謂智慧即在念念名號中，見法實相，如虛空、如鏡中像。此是真實見，即是現觀。故云「於法無所失」。正由念佛得此現觀，故云「念佛無毀失」。反之，雖是念念持名，卻念念著相，乃有毀失。從這裡可以看出念佛法門精深之處。

### （庚）修証實例

東晉慧遠大師之結社念佛，是依念佛三昧而見佛，以期往生西方。但當時《觀經》等淨土經典，尚未傳譯過來。可知廬

山之結社念佛，乃專依於《般舟三昧經》，以期現身見佛也。雖然肇開先鋒，筭路濫褻，說不出來那種前無古人的戰兢，與摸索的徬徨無助。若不是對佛所說經教，具有強大的信心，與堅決必成的超人毅力，恐怕相當難達成結社同修，一百二十三人皆得往生西方，這麼偉大且永具影響力的成就。畢竟是不負眾望，打開一條通往淨土的大道，讓後人信心大增，接引不可以數計的有緣眾生往生淨土。

每每打佛七，最後一支香大迴向時，內心萬分感恩，祖師們之高瞻遠矚，將娑婆業報身，作圓成西方清淨身的投注。此行此舉，再一次證成，當年釋迦佛在竹林精舍，對颺陀和菩薩開示的三昧行法。功德巍巍，澤被古今。

## 乙、釋經文

### (甲) 序分

#### 壹、問事品第一

##### 一、證信序

##### △六成就

聞如是，一時佛在羅閱祇，加鄰竹園中，與大菩薩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及諸天、龍、阿須輪、諸夜叉、迦樓羅、甄陀羅、摩睺勒等，無央數眾，一切都在大會坐。

「一時」——《觀無量壽佛經疏》（以下略稱《觀經疏》）：「今不論長短假實，說此經竟，總云一時。」即是不在時間的表相上論究，到底「一時」是多久。而是把這部上契如來接引

眾生得生淨域的菩提願心，下契濁惡眾生求脫苦難的出離心經典，宣說圓滿，名為「一時」。

「羅閱祇」——摩竭陀國王舍城之梵名也。《妙法蓮華經文句》（以下略稱《法華文句》）：「王舍城者，天竺稱羅閱祇伽羅，羅閱祇此云王舍，伽羅此云城。國名摩伽陀，此云不害，無刑殺法也，亦云摩竭提，此云天羅，天羅者王名也，以王名國。」《仁王般若經疏》（以下略稱《仁王疏》）：「王舍城者，外國云摩訶悅祇伽羅。摩訶言大，悅祇此言王舍，伽羅此云城。」此外《無量壽經》及《觀經》世尊亦是在王舍城所宣說。

「加鄰竹園」——迦蘭陀長者所有之竹林也，在摩竭陀國王舍城與上茅城之間。係迦蘭陀長者所有，本施與尼犍外道，後奉獻於佛，作為僧園，是為印度僧園之初，所謂竹林精舍是

也。

「比丘」——受聲聞二百五十條具足戒之出家修行者，含有三義，即乞士、破惡、怖魔。修至無學果位名阿羅漢。故阿羅漢亦含三義：一者應供，即乞士果。二者殺賊，即破惡果。三者無生，即怖魔果。雖聲聞乘是自力求解脫，但發起無上菩提心，迴小向大，亦是淨土中的上善人。

「優婆塞」——《賢護分通義》：「優婆塞譯曰清淨士，謂雖在家修道，能持五戒清淨。又譯為近事男，謂持戒清淨，堪能親近承事於三寶也。」在家眾依本經中所教，萬修萬人去。且於〈四輩品〉中特將在家二眾別立，說明其修行要點，在一般經典中甚為少見，有緣值遇，當善讀誦。

「諸天」——欲界有六天，謂之六欲天。色界之四禪有十八天。無色界之四處有四天。其他有日天、月天、韋馱天等諸種

天神，即諸天部也。諸天雖享樂，猶在三界輪迴之中，不出火宅，終難得究竟之安樂。故具有善根之諸天人，亦會要修行證畢竟解脫。

「阿須輪」——舊稱阿修羅，譯曰無端，容貌醜陋之義。又曰無酒，其果報無酒之義。新稱阿素洛，譯曰非天，其果報勝似天而非天之義，為常與帝釋戰鬥之神，六道之一，八部眾之一。《法華文句》：「阿修羅者此云無酒。四天下採花，醞於大海，魚龍業力，其味不變。瞋誓斷，故言無酒神，亦云不端。」《注維摩詰經》：「什曰：秦言不飲酒。不飲酒因緣出雜寶藏。此是惡趣，男醜女端正，有大勢力常與天共也。」。

「夜叉」——譯言能噉鬼，捷疾鬼，勇健，輕捷，秘密等。《注維摩詰經》：「什曰：秦言貴人，亦言輕捷，有三種，一在地，二在虛空，三天夜叉也。地夜叉但以財施，故不

能飛空，天夜又以車馬施，故能飛行。佛轉法輪時，地夜又唱，空夜又聞；空夜又唱，四天王聞，如是乃至梵天也。肇曰：夜叉秦言輕捷，有三種，一在地，二在虛空，三天夜叉，居下二天，守天城池門閣。」。

「迦樓羅」——《法華文句》：「此云金翅。翅翮金色，居四天下大樹上，兩翅相去三百三十六萬里。」。

「甄陀羅」——《一切經音義》（卷十一）：「古云緊那羅，音樂天也，有美妙音聲能作歌舞，男則馬首人身能歌，女則端正能舞，次比天女，多與乾闥婆天為妻室也。」。

「摩睺勒」——《一切經音義》（卷十一）：「古譯質朴，亦名摩睺羅伽，亦是樂神之類，或曰非人，或云大蟒神，其形人身而蛇首也。」。

「無央數眾」——央者盡也。佛說法時，會座的列眾可分為

四種：

一、發起眾：指能鑒知時機而發起集會、瑞相、問答等之會眾。本經毘陀和菩薩即是發起眾。

二、當機眾：指因宿世植眾德本，多劫善根成熟，得聞淨土法門，緣合時熟，而於會座得道之會眾。

三、影響眾：指往古諸佛或法身大菩薩，隱其圓極而示現偏小，以輔佐當會教主佛教化。恰如眾星繞月，顯德冥扶之會眾。

四、結緣眾：指宿善薄少、根機下劣之會眾。此等人現世見佛聞法，雖未能當下證悟受益，但已結未來證悟的因緣。

「一切都在大會坐」——《賢護分通義》：「退坐一面應避六法，一、不太遠，二、不太近，三、不在上風，四、不在高處，五、不擋眼前，六、不在後。」。

此段經文於《賢護分》：「爾時迦蘭陀園，其地弘廣如此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方，大眾充滿無空缺處，若杖頭許而不遍者。如是上至有頂下逮梵宮，所有一切大威德神通諸天大眾，乃至一切諸龍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非人等，皆來集會。」這是與會大眾之盛況，來參加的有緣眾生充滿整個法界，從竹林精舍，上至非想非非想處天，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方，乃至如杖頭那樣小的空缺都沒有。淨土法門，三根普被，行易而證深，只要發心起行，皆得蒙佛加被攝受。不僅通於人道眾生，乃至諸天、龍、人非人等皆得修習，沐恩德海。

本經之文末云：「佛說經竟，毘陀和菩薩等，舍利弗、目連比丘、阿難及諸天、阿須輪、龍、鬼神人民，皆大歡喜，為佛作禮而去。」與會大眾歡喜作禮而去，這是共通於一切經

典，何以如此？因為「法」乃是軌則，三業若合於軌則，於已可得解脫，於人可得利樂。一切眾生皆需要以法為依止，導正三業，入於聖行。故一雨普潤，大地蒼生盡得甘霖飽滿。

《善見律毘婆沙》中有段故事，往昔佛在瞻婆國，於迦羅池邊為瞻婆人說法。當時池中有一蛤蟆，聽到佛說法的音聲，非常歡喜，即從池出來，跳入草根下聽法。這時有一個牧牛的人，看見大眾圍遶著聽佛說法，便前往到佛所。牧人欲聽聞佛說法故，以杖刺地，正巧誤著蛤蟆頭，蛤蟆即命終，生到忉利天，為忉利天王。以其福報故，宮殿縱廣正十二由旬。於是蛤天人，與諸天女娛樂，尋即思惟，我先世為畜生，以何因緣得生此天宮？即以天眼，觀見先世於池邊聽佛說法，以此功德得此果報。蛤天人即乘宮殿，往至佛所，頭頂禮足。畜生為樂聽佛法的緣故而喪生，尚獲此福報，何況吾等精勤修學，而不受

今世、後世之利樂？

## 二、發起序

△颺陀和菩薩發起法會

是時颺陀和菩薩，從坐起整衣服，長跪叉手白佛：「願欲有所問，聽者今當問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，恣汝所問，今當為汝說之。」。

長跪「叉手」——隻手合十。外現謙恭之儀，內達專致一意。

「聽者」——垂允聽許。願佛哀愍，開我蒙昧。

《賢護分通義》：「世尊垂慈，聽許所問。至此師資緣合，經法乃起。」。

毘陀和問佛言：「菩薩當行何等法，得智慧如巨海攬萬流？云何行，博達眾智所聞悉解而不疑？」

「智慧如巨海攬萬流」——即一切智、實智。由通達諸法悉空而得之根本般若智慧。般若空慧共通三乘聖者，故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（以下略稱《金剛經》）云：「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」此無為法即是諸法空性。空中無一法可得，亦無一法可捨，橫遍豎窮無一處不是它，故比喻如巨海般，能遍攬萬流。

「博達眾智所聞悉解而不疑」——即道種智、權智。此由了達諸法緣生緣滅而得的方便漚和智慧。諸法無相，假藉因緣而現相，雖現有相，而相是假有，無一處不是因緣所成。徹見唯是因緣，無有實法，於法真實不生之性上，明了見法幻生幻滅之化相。達性了相，故能「所聞悉解而不疑」。

《起信論疏筆削記》（以下略稱《筆削記》）：「真智下亦名實智、根本正體智等，此智證理之時，盡真如際無不圓極，故名遍知，即如理智證真義。俗智下亦名權智、後得等，此智分別緣生染淨等法，無不明了，亦名遍知，即如量智達俗義。」法界本真如一際，不生不滅，斷煩惱障時<sup>1</sup>，證得此真實之際，圓滿究竟。如理遍知，融通無礙，名為實智。一切法因緣和合，因緣離異，千差萬別，斷所知障時，徹見去來。如量遍知，巨細靡遺，名為權智。

又真如一際，不生不滅，如何能證知？《大智度論》云：「菩薩亦隨是相，以智慧觀能得，能成就不增不減，是名相應，譬如函蓋大小相稱。雖般若波羅蜜，滅諸觀法，而智慧力

1 《演義鈔》：「初是實智，斷煩惱障。二是權智，斷所知障。」。

故，名為無所不能，無所不觀。能如是知，不墮二邊，是為與般若相應。」函與蓋，一喻智慧，一喻真如。心智與法性真如，二者相應時，正如同函與蓋相合一般，智境一如，湛寂無名，此時假施設名成就實智。而以此證空性之實智力，能稱性如量遍知見一切法相，分毫無差，是為權智。

這兩個問題是毘陀和菩薩最先要成就的二項功德。因為智慧是菩薩眼，以目資行，才能過度到達彼岸。而智慧中需權、實二智皆圓具，如此方能諦了真俗。既要行空，入解脫門，不為生死所羈；亦要涉有，行菩薩道，不為涅槃所留，二者或缺則不圓滿。

### 云何行，自識宿命所從來生？

這是別問如何得宿命智，實則隱含具問三明。所謂三明又

作三達、三證法。達於無學位，除盡愚闇，而於三事通達無礙之智明。即：（一）宿命智證明。即明白了知我及眾生，一生乃至百千萬億生相狀之智慧。（二）生死智證明。即了知眾生死時生時、善色惡色，或由邪法因緣成就惡行，命終生惡趣之中；或由正法因緣成就善行，命終生善趣中等生死相狀之智慧。（三）漏盡智證明。即了知如實證得四諦之理，解脫漏心，滅除一切煩惱等之智慧。

### 云何行，得長壽？

「得長壽」——此長當是絕待義，非是與短互相較量。壽命無量為報身佛，《法華玄論》云：「壽命無量劫，久修業所得，此是報佛。」極樂世界的天人皆壽命無量，這是彌陀本願所成。因為菩薩是以無量劫的行願，莊嚴佛的無上菩提。無上

菩提與本具不動的自性相應，無量劫的菩薩行願乃隨緣修積。證得三昧合於自性，即可得長壽。

云何行，常在大姓家生，父母兄弟宗親知識無不愛敬？

「大姓家」——古代印度社會分作四種階級，婆羅門、刹帝利、吠舍、首陀羅。其中婆羅門、刹帝利為四姓中之上位，稱為大姓家。阿彌陀佛因地亦以尊長身分，積功累德。如《無量壽經》云：「或為長者居士、豪姓尊貴，或為刹利國君、轉輪聖帝，或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，常以四事，供養恭敬一切諸佛。如是功德不可稱說。」。

云何行，得端正顏好美艷？

如阿彌陀佛因地，極盡身分殊特莊嚴，廣興供養，普結法

緣。於《無量壽經》中云：「口氣香潔如優羅華，身諸毛孔出栴檀香，其香普熏無量世界，容色端正相好殊妙。」。

### 云何得高才與眾絕異，智慧通達無所不包？

前面經文，第一、二問題，請問出世間智慧。這是別指通達世間法的聰明卓越、廣博。無人能及，又無不明徹。阿彌陀佛因地為法藏比丘即是如此。《無量壽經》：「時有國王，聞佛說法心懷悅豫，尋發無上正真道意，棄國捐王，行作沙門，號曰法藏。高才勇哲，與世超異。」欲調伏群生，當通達內外典，以方便接引各種形類之眾生。

云何行，功立相滿，自致成佛威神無量，成佛境界，莊嚴國土？

佛土二嚴，亦即大乘滿果。即依正二報，皆行成果滿，這是菩薩道中共同的大願。以圓滿報身拔濟九道有情，將清淨國土與眾生究竟安樂。如《無量壽經》：「法藏比丘說此頌已，而白佛言：唯然世尊，我發無上正覺之心，願佛為我廣宣經法，我當修行，攝取佛國清淨莊嚴無量妙土，令我於世速成正覺，拔諸生死勤苦之本。」。

### 云何行，降魔怨？

意即降伏惡魔，此又可分內外不同。因惡魔乃擾亂身心，障礙善法，破壞勝事，奪取慧命者，此等皆為修行佛道之障礙，故稱之為怨。

又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（以下略稱《華嚴經》）云：「佛子，菩薩摩訶薩，有十種魔，何等為十？所謂五陰魔，貪著五陰故。

煩惱魔，煩惱染故。業魔，能障礙故。心魔，自憍慢故。死魔，離受生故。天魔，起憍慢放逸故。失善根魔，心不悔故。三昧魔，味著故。善知識魔，於彼生著心故。不知菩提正法魔，不能出生諸大願故。」。

### 云何行，而得自在所願不違？

於一切法能得遊戲自在，所有願求無有違失。法無實性，以慧眼覷破，不為所縛，故得自在。諸法萬象不離自心，一旦徹證本心，朗朗寂寂，不生不滅，亙古貫今，橫遍豎窮，則法界乾坤，攝入無遺。此時法隨心轉，自然所願皆遂。

### 云何行，得入總持門？

陀羅尼譯為總持，謂持善不失，持惡不生。即能總攝憶持

無量佛法，而不忘失之念慧力。空性無所有，以無所有故，其性常空，故得隨緣而無所不有。得入於一心無所想念之心體，方能獲得無礙憶持之功。恰如鏡體無相，遠近、大小無遁其跡，皆被含攝於鏡中。

### 云何行，得神足遍至諸佛土？

此問神足通。此串問題中，將六神通分開，又無他心通。但比照其它譯本，應當是具足問如何得六神通。六根被塵境所轉，迷於外相，則局囿狹隘；若證自性圓明，六根並皆通達無滯。

### 云何行，得勇猛如師子無所畏，一切魔不能動？

此以師子來比喻菩薩照見諸法不實如幻，超出諸有生滅。

於菩提路勇猛直行，作水月道場，成就夢幻佛事，無所怖畏。心行若是無所住著，則魔亦無機可趁，莫能動亂其心。

**云何行，得佛聖性，諸經法悉受持，皆了知而不忘？**

《大方等大集經》：「善男子，菩薩摩訶薩發菩提心亦復如是，離九種性得淨印三昧。何等為九？一者凡夫性。二者信行性。三者法行性。四者八忍性。五者須陀洹性。六者斯陀含性。七者阿那含性。八者阿羅漢性。九者辟支佛性。離是九性入佛種性得淨印三昧。」意即需遠離凡夫、二乘性，方得入佛聖性。聖性清淨，照見諸法無有遺餘。如日登天，光明普耀十方。

**云何行，得自足離諛諂，不著三處？**

「三處」——指三界。欲、色、無色界。三界生滅無常，質直心與之不相應，故不生依附心，但念念歸真，急求出離。

正直心修行，願出苦輪，不戀著三界。

**云何行，得無罣礙持薩云若，教不失佛意？**

《仁王經疏》（卷二）：「薩云若覺，自有兩說。一云，薩婆若，名一切智。薩云若，名一切種智。若依本記，皆翻一切智。」一切智者乃般若空慧，為諸智慧之根本，了達於空性，故無有罣礙。空為佛法宗要，得此智慧，凡有言說皆不違佛所證悟之法。

**云何行，得人信？**

「得人信」——獲得眾人之信服、恭敬。

## 云何行，得八種聲入萬億音？

《丁福保佛學辭典》：「如來所得八種之音聲也。一、極好音，佛德廣大之故，使皆入於好道。二、柔軟音，佛德慈善之故，使之喜悅，皆捨剛強之心而自然入於律行。三、和適音，佛居中道之理，故音聲能調和，使皆和融，自會於理。四、尊慧音，佛德尊高，故聞者尊重，智解開明。五、不女音，佛住首楞嚴定有世欲之德，其音聲使敬異一切，天魔外道無不歸服。六、不誤音，佛智圓明，照了無謬，使聞者各各得正見，離九十五種之邪非。七、深遠音，佛智如實窮際，行位極高，其音聲由臍而起，徹至十方。使近聞非大遠聞非小，皆證甚深之理。八、不竭音，如來極果願行無盡，以住於無盡之法藏。故其音聲滔滔無盡，其響不竭。使能尋其語義，得無盡常住之果。」能以此八種音入於一切語音中，為各界異類等不

同眾生宣說正法。

云何行，得具足相好？

「具足相好」——相及好皆具足者，乃報佛也。三十二相凡聖皆有，《大智度論》云：「三十二相轉輪聖王亦有，諸天魔王亦能化作此相，難陀提婆達等皆有三十相。」八十隨形好，乃莊嚴於相，唯聖獨具，《大智度論》云：「八十隨形好具足，唯佛菩薩有之。」。

云何行，得徹聽？

得天耳通。六神通之一。

云何行，得道眼睹未然？

得天眼。六神通之一。

云何行，得十力正真慧？

即十種智力，唯如來具足，即佛十八不共法中之十種。又作十神力。謂如來證得實相之智，了達一切，無能壞，無能勝，故稱為力。十力即：（一）處非處智力。謂如來於一切因緣果報審實能知，如作善業即知定得樂報，稱為知是處；若作惡業得受樂報，無有是處，稱為知非處。如是種種，皆悉遍知。（二）業異熟智力。謂如來於一切眾生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三世業緣果報生處，皆悉遍知。（三）靜慮解脫等持等至智力。謂如來於諸禪定自在無礙，其淺深次第如實遍知。（四）根上下智力。謂如來於諸眾生根性勝劣、得果大小皆實遍知。（五）種種勝解

智力。謂如來於諸眾生種種欲樂善惡不同，如實遍知。(六) 種種界智力。謂如來於世間眾生種種界分不同，如實遍知。(七) 遍趣行智力。謂如來於六道有漏行所至處、涅槃無漏行所至處如實遍知。(八) 宿住隨念智力。即如實了知過去世種種事之力；如來於種種宿命，一世乃至百千萬世，一劫乃至百千萬劫，死此生彼，死彼生此，姓名飲食、苦樂壽命，如實遍知。(九) 死生智力。謂如來藉天眼如實了知眾生死生之時，與未來生之善惡趣，乃至美醜貧富等善惡業緣。(十) 漏盡智力。謂如來於一切惑餘習氣分永斷不生，如實遍知。

**云何行，心一等念，十方諸佛悉現在前？**

此約證成三昧相說，即成就般舟三昧。

云何行，知四事之本無？

「四事」——或是四大，或可指世間之和會事。既是和合方有，故雖然暫現是有，然終非自體有。故雖有而常無。非是本無今有，只是因緣假和，徹始徹終，無一處是有，故說本無。

云何行，便於此間見十方無數佛土，其中人民、天、龍、鬼神、及蠕動之類，善惡歸趣皆了知？

此願如同《無量壽經》：「設我得佛，國土清淨，皆悉照見十方一切無量無數，不可思議諸佛世界，猶如明鏡睹其面像，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」。

所問如是，當云何行？願佛說之，釋一切疑。」。

問：菩薩為何要問智慧、威勢、福德、神力等如此多層

次，又於一種智慧中又有世間、出世間乃至佛不共之智力等多種類的問題？

答：為嚴土熟生故。若僅僅專為一己求解脫，則問題格局小。菩薩為度一切不同種類、不同根性之眾生，必需問如此廣泛的問題。因為菩薩不是為特定的某一種眾生，才有意義。乃對無量不同種類之眾生，皆有度化之心。如觀世音菩薩有三十二應身，乃至千手千眼，皆是為眾生得度因緣不同，而有不同的應化。

以上二十五問的內容為「願」，即是當來所要圓滿之果德，請問佛如何「行」，乃是當前修行之地。行願相資，方得究竟佛果。如法藏比丘發下四十八願已，一向專志莊嚴妙土。終得滿願，成就極樂淨土，接引十方有緣。

《華嚴經》：「譬如燈炷，隨其大小而發光明。若益膏

油，明終不絕。菩薩摩訶薩菩提心燈，亦復如是。大願為炷，光照法界，益大悲油，教化眾生，莊嚴國土，施作佛事無有休息。」。

菩提心燈乃待因緣所成，要發菩提心願作為燈炷、加以大悲燈油、而後才能放出智慧燈光，此時方出照明之用。毘陀和菩薩於《幻士仁賢經》中，得佛意三昧時，已發起菩提心，且隨佛出家修行。今本經乃宣說此菩薩發願度生，且請問如何修習，能成滿度生之願。以是因緣開啟佛宣說般舟三昧，令當世、後世眾生獲益。

### △佛以般舟三昧總答

#### (1)先讚毘陀和菩薩

佛告毘陀和：「善哉，汝所問多所過度，不可復計。汝所

以能作是問者，汝乃前世過去佛時，所作功德，供養諸佛，樂於經法，守禁戒行清淨所致。常行乞食不就請，多成就諸菩薩合會，教語令棄眾惡。視一切悉平等所致，常有大慈大悲所致。汝功德不可復計。」。

「過度」——利益、安樂。意即令超凡入聖，超越凡夫地、二乘地。橫越煩惱海、生死流，永出生死，究竟佛道，故云「過度」。故於《賢護分》中云：「爾時世尊告賢護菩薩摩訶薩言。善哉善哉，賢護，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妙義，汝為利益一切世間諸眾生故，亦為安樂諸眾生故，復為憐愍諸天人故，復為攝受未來世中諸菩薩故。」。

眾生虛妄流轉生死，佛乃真實證入法身，生佛中間即為菩薩的修行過程。生佛、虛實在於一念迷悟之間。故菩薩度生成佛，亦即是度虛妄念入真實心，而這種過度，同樣是由自性一

念心所出。真實、虛妄雖只在一念，但這一念翻轉卻是整個菩提道所要完成的內容。

例如淨土法門，佛以名號攝眾，令生淨土。眾生只需持一句名號，其餘無量功德皆由阿彌陀佛成辦，且只要持念佛名，便離虛妄入於實際。雖說是眾生持念佛名，其實還是念眾生自己的清淨心啊！

但如此簡易的法門，如何令有情信受奉行？此需由佛菩薩攝生之善巧方便來引導。故諸多問題，目的只為攝受、利樂有情。正如《無量壽經》所說：「今我眾等，所以蒙得度脫，皆佛前世求道之時謙苦所致，恩德普覆福祿巍巍。」阿彌陀佛為眾生所鋪的路，不僅成就一個淨土，讓眾生得以在清淨的國度修行，不再退轉，走易行道成佛。而且在他行菩薩道時，還在眾生邊上，種下將來願意受佛教化的種子。所以菩薩一方面自

已修證，另一方面還得為眾生播種。其「功德不可復計」！

「汝所以能作是問者……」——毘陀和菩薩，所以能問如是義，乃積功累德所致。那是如何累積的？

過去世時——自利「所作功德，供養諸佛，樂於經法。」此段經文於《賢護分》為：「賢護，而汝往昔已曾供養無量諸佛，種諸善根，聽聞正法，受持正法，愛樂正法，敬重正法。」。

「供養諸佛」——世出世間的福報培植，皆因供養而發始。尤其虔誠供佛，可得大福。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（以下略稱《大般若經》）：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為供養佛下至一花散虛空中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，窮生死際善根無盡。善現當知，復置為欲供養佛故，下至一花散虛空中所獲福聚。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下至一稱南謨佛陀大慈悲者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，窮生死際善

根無盡，於天人中恒受富樂，乃至最後得般涅槃。如是善現，於諸佛所及佛化身恭敬供養，獲如是等廣大饒益。」。

「樂於經法」——得出世間福。聽經聞法能生正念、正定，長養正知見，進而化導身、口業皆修淨行。西方淨土，國中天人日夜皆隨其志願，自然聞法。如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：「是諸眾鳥，晝夜六時出和雅音，其音演暢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聖道分如是等法。其土眾生聞是音已，皆悉念佛念法念僧。舍利弗，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。所以者何？彼佛國土無三惡趣。舍利弗，其佛國土尚無三惡道之名，何況有實？是諸眾鳥，皆是阿彌陀佛，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。」。

現在世時——自他兩利。「守禁戒行，清淨所致，常行乞食不就請。多成就諸菩薩合會，教語令棄眾惡。視一切悉平等所致，常有大慈大悲所致。」於自修中，現世自持淨戒，少欲知

足。於利他中勸請諸菩薩，教菩薩行法，於諸眾生起平等心。

(2) 次總答前二十五問

佛告颺陀和：「有三昧名十方諸佛悉在前立。能行是法，汝之所問悉可得也。」颺陀和白佛：「願為說之。今佛說者，多所過度安隱十方，為諸菩薩現大明相。」佛告颺陀和：「有三昧名定意，菩薩常當守、習、持，不得復隨餘法，功德中最第一。」。

「有三昧名十方諸佛悉在前立」——般舟三昧譯為常行道，是從因行說；十方諸佛悉在前立，是約果證而言。名異義同。

「能行是法，汝之所問悉可得也」——能成就般舟三昧，則所請問之願望皆能成滿。

問：為何成就般舟三昧一法，得圓滿以上所要的功德？

答：以上的二十五個問題為枝末，下手需找到根本處。眾生本具無量自性清淨功德，被妄念覆障故不顯現，若將之顯發則「汝之所問悉可得也」修三昧，則降伏諸妄想、煩惱，清淨心自然顯現，此為修行根本。而其餘福德隨之而來，是為枝末。好比撥雲見日，日既出，則大地一片光明、溫暖、欣欣向榮隨之而來。

清淨心好比空性，可隨應而有無量緣起，但要遠離於執有實在的生滅，才有應緣而起的大用。若被實有遮障，便見不到處處生機的緣起。

這種殊勝，在善財童子所參見的普救眾生夜神，也具有如斯殊妙勝德。此夜神成就一切智光明時，亦俱時而成就諸功德聖財。於《華嚴經》中云：「善男子，我依一切智光明故於念念中，見無量佛。既見佛已，先所未得，先所未見，普賢諸

行，悉得成滿。何以故？以得一切智光明故。」。

「為諸菩薩現大明相」——異譯本作「為未來諸菩薩輩，作大光明承受威力故。」菩薩的請問，除了安隱十方眾生，亦為將來的菩薩作智慧光明的引導。

行一法，得成就如上所問事宜，此法名十方佛悉在前立三昧，即定意三昧。菩薩常當守、習、持，功德中最第一。

「守、習、持」——「守」是堅執，三昧所緣的對象，初修好比心外之緣，需將之由外轉向內。

「習」是熏習，意即將此向內轉之外緣，於自體內部同化，使之與自心相應。

「持」是任運，乃與自心打成一片，無容分割。例如，要想成為打籃球的高手，當然要天天練習。最方便的是於行路時，可邊帶著球走。開始時，球是球，手是手，經常脫離，這

時需全身奮力執追，即「守」的階段。漸漸球能隨手呼喚，或前或後，或左或右，這是「習」的階段。而後球似乎黏在手掌心，隨意自如，此即是「持」。

假藉對所緣的執持，實際上是發揮能緣的專一，乃至任運自如，即是所謂「定意」。

此三階段，要賴六種力量修習，如下：

一、聽聞力，需藉由聽經、聞法來接受法義。

二、思惟力，內心對所接受法義，思擇肯定。此二種力可達成「守」，對治散亂。

三、憶念力，對所緣需加作意。

四、正知力，即對治力，不為外界名利所動。此二種力可達成「習」，對治昏沉。

五、精進力，無有分別的專注力。六、串習力，於所緣無

有障礙，任運自如。此二種力可達成「持」，即上路修行。

「不得復隨餘法」——《大方等陀羅尼經》：「如掘井家漸見濕土，必定自知，去水不遠而無疑也。」掘井由地表的乾土，漸至於地下溼土，而後見水。泥土雖然不是掘井所要的結果，但卻是必經過程，故不是見到土，便以為沒水而棄捨。故修行必有漸次，需耐得住苦澀的成長，才有甘美的果實。

《近代往生隨聞錄》：「張一留居士，末年謝絕人事，專修淨業。曾病目失明，百醫罔藥，一心念佛。不數月，目復明，看經作字如平時。嘗以指方立相念彌陀，為唯一宗旨，不尚玄談。臨終前自撰念佛偈數首，其一云：『昔來即一絲不掛，今去亦一絲不掛。了脫要在一念，一念即念茲在茲。』」旋示微疾，安祥而逝。」這甘美的結果，不離一路來的一挖一剷；而每一著力，既不住著，亦不鬆手，就這麼修去，到家

時，還是不離腳下一步。

## (乙) 正宗分

### 壹、行品第二

#### 一、佛教定意法

##### △讚般舟三昧

佛告颺陀和：「菩薩欲疾得是定者，常立大信，如法行之則可得也，勿有疑想如毛髮許。是定意法，名為菩薩超眾行。

常立大信——所謂「大」者，對象為大乘極果，佛身及淨土。所言「信」者，深忍愛樂為相；能起堅固繫念為用，即堅固善心所；去除疑想為對治，即對治不善心所。故《筆削記》云：「緣此勝境而發忍樂之心，名為起信。」想要生起信心，

需要尋找出足以引發自心深切肯定、嚮往欣樂之境。而後緣於此境，才能確定信心的生起。

修淨土要生起大信，所緣的對象，就是阿彌陀佛與極樂世界。淨土宗第十二代祖師——徹悟禪師，他的寮房，自稱「二有室」。在其語錄中云：「經云：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極樂，其土有佛號阿彌陀，今現在說法。此金口誠言，分明指示。而世之昧者，猶謬執唯心，橫生異議，可悲也。因特書此以名余室，用警省焉。」祖師大德明眼著力，確信有佛及其國土。心有究竟覺悟，功圓德滿的報佛可皈命；身有清淨平等，無量莊嚴的淨土可依託，怎不願求欣往？

同時起厭離娑婆苦之心，對極樂世界，方能發生深切肯定、愛樂。但凡夫未見淨土勝境，如何生起愛樂？故首要信受佛語。淨土法門乃甚深難信之法，諸佛出廣長舌，同聲讚揚。

對西方勝境，必詳加細讀述其殊勝的淨土三經。而後才有真實可靠的信心之相。

何謂堅固繫念？如眼所對之色，舌所嚐之味，所繫緣的對象皆明顯易了。而對於發願求生的淨土，何項事物最令自己欣往？對這勝境需要內心堅固繫念，歷歷分明，而引發自性本具之大信。其後縱是身在娑婆，「有」淨土，「有」佛之信念，則不被外境所動亂，自能對治心之疑念。相反地，對所信樂之對象含混者，便很難得信心之用。

《念佛人列傳》（以下略稱《念佛人》）中有一譬喻：「有人曾問五郎右衛門說：『你是如何依靠如來的？』五郎右衛門答道：『我不曉得應如何依靠。因為如來像是要給一個嬰兒哺乳般地，把他慈悲的乳房給我。所以我除了相信他，憑著佛願的不可思議，使我這無善造惡之人往生，而感覺心喜之外，實在

什麼也不知道。』」視自己如嬰兒，雖稚小無力，但能仰賴如慈母般的佛陀，這便是很確切、足以斷疑的信心。

「如法行之，則可得也」——如經所教而行之，此為因，則可得果。修三昧本身如掘井，於一處深探，不能朝三暮四；行人之修行過程，平時從順境至逆境、中容境；一生中從少壯至老死，從康泰至殘病，乃至生命最後一口氣，皆如法行之，終不更改題目，自然蓮臺現前，得生淨土。

一個人最大的苦痛，莫過於死苦。四大共同合作的因緣盡時，就自然走向分解，這即是一個人生命的尾聲。《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》（以下略稱《資持記》）：「準俱舍中，人命終時，三大次解。火大解時令心躁悶，翻睛吐沫。水大解時，形體洪腫，筋脈爛壞（此相必受惡報）。風大解時，瞥爾命終，不知不覺。地大堅重不能解也（生時由此三大支節連持。此三既散，支節即死，故

云解也)。「又《雜阿毘曇心論》：「問：何等能解支節耶？答：若能解支節，聖說水火風。三大能解支節，非地大，不利故。火大解支節者，謂命終時，火大增遍燒筋，燒筋已節節解，節節解已，不久命終。水大解支節者，謂節節解時，先令筋爛，筋爛已，餘如前說。風大解支節者，令筋碎，筋碎已，餘如前說。支節解已，不過日夜命終。四大錯亂故。」平時四大調和，能運作萬事，一旦四大分解時，支節、筋脈悉皆敗壞，極端痛楚難言。

立大信心，要在四大分離，百苦交煎中，亦能分明在目前，作最後信樂的引導。真正的修行方法，不僅能除妄想、煩惱，更能了生死。於此生死交關之際，作得了主。這不僅重要，更是可貴之處。

《念佛人》有段故事：「過年後，元月三日，他把親戚都

請來告別，說：『不久我將可到淨土去了，真喜悅得忘言。』說完，便念佛不止。當晚，人們看他有些呼吸困難，胸部又似十分疼痛，便說：『可憐，你一定很苦。』教信答道：『苦是很苦，但還未苦到無可忍受的地步。我正要離開多年來住慣的世界，嚐受這種程度的痛苦是應該的。我生命的終點已迫在眼前，我很想再拜拜大悲尊像，作為告別今生之紀念。』如此說著，便請人由佛龕上將掛像拿下，掛在枕邊屏風上，平靜地跪坐著，合掌禮拜，稱名念佛，洋溢著歡喜心情。須臾後，他說：『罪過！罪過！這是我自己該去的，但反把尊像請來如此不潔不淨的病床邊，真罪該萬死，趕緊請回去吧！』說完，稱名念佛聲漸低，終於斷氣。」這真是一幅令人神往的極樂圖。雖然主角已在垂危之際，仍然演出那分清涼、自在。

勿有「疑想」——無堅固信。疑心具則信不生，二者不能

並存。好比在枯池中，找不到活魚。《廬山蓮宗寶鑑》：「經云：得為人難，六根完具難，生中國難，值佛道難，興信心難。蓋嘗論信之難興者，緣有其疑也，不斷其疑，何由生信。故《金剛經》云：正信希有。《法華經》云：以信得入。王龍舒云：佛為人醫王能救一切病，不能救命盡者。佛能度一人，不能度不信者。蓋信者一念之真誠也，若人心念要去，身則隨去，心念欲住，身則隨住。是知此身隨心念動，有念欲去而身被牽繫者，色身壞時惟一念而已，一念到處則無處不到。所以一念信心念佛，求生淨土則必到淨土，況吾佛世尊諸大菩薩，又有本誓願力接引往生乎？」。

「超眾行」——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：「當彼世時乃超眾行，具六度無極，所以者何？皆悉棄捨一切想故，是則名曰施度無極；蠲除一切所在緣使，名曰戒度無極；忍於諸性，名曰

忍度無極；於一切行皆悉寂然，名曰進度無極；於一切念而無習行，名曰寂度無極；了本清淨不起法忍，是則名曰智度無極。」。

前文「功德中最第一」與今「超眾行」意同，修任一法，皆悉棄捨一切想，即不取著相。由有作為的修積開始起行，蠲除所有想念，唯此一行，更無異想，故就此有為功行，當下即是無為理體，盡虛空、遍法界，皆悉充滿無餘，更無出其外者，是名「超眾行」。

### △修持要領

立一念，信是法，隨所聞，念其方，宜一念，斷諸想，立定信，勿狐疑，精進行，勿懈怠。

「念」——《成唯識論》云：「云何為念？於曾習境，令心

明記不忘為性，定依為業。謂數憶持曾所受境，令不忘失，能引定故。」念乃對於過去曾經學習的對象，清楚地繫念，無有忘失，這種念力，是能引發定的。

「想」——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（以下略稱《俱舍論》）云：「能取像為體，即能執取青黃、長短、男女、怨親、苦樂等相。此復分別成六想身，應如受說。」此中，所謂六想者，即指眼觸所生之想、耳觸所生之想，乃至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等所生之想，隨所依六根之不同，而有六種不同之想。而取相的作用，是區分青黃、長短、男女等差別，施設安立假名。《成唯識論》（卷三）云：「於境取像為性，施設種種名言為業。」。

「宜一念，斷諸想」——應當專注於曾修學的所緣境，經常憶念、持守此緣，好讓它在心中明記不忘。此需以欲、勝解作為基礎。日用中，依於根、境、識而生觸。此根即是指感官、

境即是對象、識即是認識之主體，三者和合而所產生觸。由接觸生感覺，是為受，即內心之「領納」作用。次於受而起內心浮起的印象，施設種種名言，即是想。觸與受乃六根對境，此內六根對外六境之「受」，是必要的。但「想」乃是自我主觀施設名言，應當斷除。如何斷除？十二因緣流轉中，由受中起愛，此愛包括憎愛二種，即特殊的憎厭和貪愛感受，此應起警惕心，切不可取，因為由愛進一步即生取了。故要斷取，必先除愛。恩師智公上人，常如是教導，如《池畔蓮鈔》：「念佛人尤須注意，於一切處不可著相。當念諸相虛妄，莫於相中妄生憎愛。亦莫起取捨心，亦莫念利害成壞等事。但安閑恬靜，虛融澹泊，一心稱念彌陀。」。

凡夫慣習成性，若只斷想，尚不夠得力，需再運用五別境心所，標心於西方勝境，即時時念茲在茲，故除了「斷諸想」

外，還要配合「宜一念」一攻一守，期能剋果。立此佛念，在諸想之前，所以在觸、受之後，需作意生起佛念。「念佛不是比次數，而是一想起佛恩，便覺唯有念佛一事，晨昏皆然。」因為有明確的皈命目標，自然日用中，不易取著外相。在極樂世界便不同了，如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：「彼佛國土，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，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，聞是音者皆自然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。」其土眾生不只聞聲乃至見色、聞香、舌嚐、身觸等，不用作意，自然生起正念。

何以須念念守護，如此小心翼翼地修？凡夫心行正如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所說：「是南閻浮提眾生，志性無定，習惡者多，縱發善心，須臾即退，若遇惡緣念念增長。」在穢土修行，如逆水行舟。要有強勁的念力引導，才好衝刺於濁亂外流。

「懈怠」——指懶惰，心不勇悍。

△斷諸雜想

勿起想，有與無。勿念進、勿念退，勿念前、勿念後，勿念左、勿念右，勿念無、勿念有，勿念遠、勿念近，勿念痛、勿念癢，勿念飢、勿念渴，勿念寒、勿念熱，勿念苦、勿念樂，勿念生、勿念老、勿念病、勿念死，勿念身、勿念命、勿念壽，勿念貧、勿念富，勿念貴、勿念賤，勿念色、勿念欲，勿念小、勿念大，勿念長、勿念短，勿念好、勿念醜，勿念惡、勿念善，勿念瞋、勿念喜，勿念坐、勿念起，勿念行、勿念止，勿念經、勿念法，勿念是、勿念非，勿念捨、勿念取，勿念想、勿念識，勿念斷、勿念著，勿念空、勿念實，勿念輕、勿念重，勿念難、勿念易，勿念深、勿念淺，勿念廣、勿

念狹，勿念父、勿念母，勿念妻、勿念子，勿念親、勿念疏，勿念憎、勿念愛，勿念得、勿念失，勿念成、勿念敗，勿念清、勿念濁。斷諸念，一期念。意勿亂，常精進，勿懈怠，勿歲計，勿日倦。立一念，勿中忽，除睡眠，精其意。

「勿起想，有與無」——此有與無是總說，代表不同的差異，這二者包括以下一切可能，在修三昧時，一概皆應除去這些取相。

「勿念進、勿念退，勿念前、勿念後，勿念左、勿念右，勿念無、勿念有，勿念遠、勿念近」——這是約行於道路時，一心念佛，勿取進或退等相。行路可進可退，但心中不作比較、計量，而生起是進或退之想。

「勿念痛、勿念癢，勿念飢、勿念渴，勿念寒、勿念熱，勿念苦、勿念樂」——此是約覺受而言。身體會有自發或外來

的覺受，但只有覺受，不進一步，取其由內自發生的飢或渴的相，亦不取由外而來的寒熱相，一心念佛。

「勿念貧、勿念富，勿念貴、勿念賤」——對資身之外在條件資源，不生取之想。雖資具匱乏，不生貧困想；雖資具富裕，亦不生富想，一心念佛。

「勿念色、勿念欲，勿念小、勿念大，勿念長、勿念短，勿念好、勿念醜」——於受用之物，不生大小、長短等較量想；自他之形貌亦不比量。雖如實見到有其差異，但一心念佛，不取其相。

「勿念惡、勿念善，勿念瞋、勿念喜」——在意念中對事物清楚是善或惡，但不起善惡、瞋喜等分別想。

「勿念坐、勿念起，勿念行、勿念止」——於四威儀中，隨緣進止，一心念佛。坐時不生坐想，無坐想則不生起坐之想；

行道亦無行道想，既無行想，則亦不起止住之想。

「勿念經、勿念法」——於聖教中依教奉行，不取其是經法之想。

「勿念是、勿念非，勿念捨、勿念取，勿念想、勿念識，勿念斷、勿念著，勿念空、勿念實，勿念輕、勿念重，勿念難、勿念易，勿念深、勿念淺，勿念廣、勿念狹」——日用中對外境不生差別想，放捨是非、輕重等比較，一心念佛。恩師智公上人於《華嚴一乘十玄門修學記》云：「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，就像明鏡。明鏡本來不動，而能普照一切法；普照一切法的時候，它不生染著。縱然把鏡子移到他方，鏡子它還是常不動本際，而能照而常寂。就是物去的時候，不生貪戀；物來的時候，能普照一切法，而不生分別心。」。

「勿念父、勿念母，勿念妻、勿念子，勿念親、勿念疏，

勿念憎、勿念愛」——於家眷盡分即是，一心念佛，勿取其相，牽掛於心。

「勿念得、勿念失，勿念成、勿念敗，勿念清、勿念濁」——於修道中，但一心老實念佛，於三昧成就與否，心無所得。

以上經文所說，皆是分別對待的差別想，最障三昧。行人不可不知，宜需斷除。

《眾經撰雜譬喻》：「譬如西方有一國，王素無馬。減損國藏，四出推求，買五百匹馬，以防外敵，足以安國。養馬既久，國中無事，王便思惟，五百匹馬食用不少，飼養煩勞，無益國事，便敕所典，掩眼令磨，可得自食不損國藏。馬磨既久，習於旋迴。忽然鄰國興兵入境，王便約敕，被馬具莊，勇將乘騎如戰鬥法，鞭馬向陣欲直前入。諸馬得鞭，盡旋迴走，

無向敵意，鄰賊見之，知無所能，即便直前大破王軍。以是故知，欲求善果報，臨命終時，心馬不亂，則得隨意往，不可不先調直心馬。若不先調直心馬者，死賊卒至，心馬盤迴終不如意，猶如王馬，不能破賊保全其國。」。

若人終日常緣念所執著的對象，總是惦記不忘，則雖有心想要念佛，必甚難得力。如上經文所說：「馬磨既久，習於旋迴。」縱然手撥著念珠，心中仍妄念紛飛。民國初年，安徽的松月法師，臨終前，蓮友問候中答道：「用功要在平時，如定時鐘，綿綿密密，不間不斷。信深願切，命終決定往生極樂。」所以本經教示，以由念力的專注，免去對外境的攀緣，是名「定意法」。

本經教修三昧，初開始由「念」下手，持至萬念俱灰，唯是一念。直至下文「心開」名為成就般舟三昧。

「一期念」——一日乃至七日。

「除睡眠，精其意」——《修習止觀坐禪法要》（以下略稱《坐禪法要》）云：「三棄睡眠蓋。內心昏闇名為睡；五情闇蔽，放恣支節，委臥睡熟為眠。以是因緣名為睡眠。蓋能破今世後世實樂法心，及後世生天及涅槃樂。如是惡法最為不善。何以故？諸餘蓋情覺故可除。睡眠如死，無所覺識，以不覺故，難可除滅。」昏睡與熟眠，前者是內心昏重晦暗，後者是連色身也放捨臥倒，此二皆是心智不明，無堪任力，縱不造惡，亦無法修積善法。長養懈怠，莫過於此。除去睡眠，精明其心，方能樂法，進修聖道。

### △助成三昧之法行

常獨處、勿聚會，避惡人、近善友，親明師、視如佛。執

其志常柔弱，觀平等於一切。避鄉里遠親族，棄愛欲履清淨，行無為斷諸欲。捨亂意習定行，學文慧必如禪，除三穢去六入。絕姪色離眾受，勿貪財多畜積，食知足勿貪味，眾生命慎勿食。衣如法勿綺飾。勿調戲勿憍慢，勿自大勿貢高。若說經當如法。了身本猶如幻，勿受陰勿入界，陰如賊四如蛇，為無常為恍惚，無常主了本無，因緣會因緣散。悉了是知本無，加慈哀於一切，施貧窮濟不還，是為定菩薩行，至要慧起眾智。」。

「常獨處、勿聚會，避惡人、近善友，親明師、視如佛」——前段修持要領的經文，是教導行者心念之把握，至此談身行當注意之處。遠離惡知識，親近善知識，是經中一再教誨。《華嚴經》中提及，在史上不惜身命，愛樂菩薩道，常行參詣善知識，很值得學習的善財童子：「時善財童子，遽發是

念：由親近善知識，能勇猛勤修一切智道；由親近善知識，能速疾出生諸大願海；由親近善知識，能為利樂一切眾生，盡未來劫受無邊苦；由親近善知識，能被勇猛精進甲，於一極微中說法聲遍法界；由親近善知識，能速往詣遍十方海；由親近善知識，於一毛道盡未來劫修菩薩行；由親近善知識，於念念中，行菩薩行，究竟安住一切智地；由親近善知識，能入三世一切如來自在神力諸莊嚴道；由親近善知識，常緣法界未曾動出，而能遍往無邊國土；由親近善知識，能常遍入淨法界門，離去來想，遍往十方。」因善知識教導而求一切智、發諸大願、說法無礙等。故學子能上求佛道，成辦一切菩薩道業，為眾生勤修福聚，皆由親近善知識而來，所以善知識的功德似佛一般，是以當視善知識如佛出世。

「執其志常柔弱，觀平等於一切」——意志雖堅定，但性情

要調柔，對一切眾生平等相待。

「避鄉里遠親族，棄愛欲履清淨，行無為斷諸欲」——捨家棄欲，行作沙門。

「捨亂意習定行，學文慧必如禪，除三穢去六入」——此說修定。捨亂除意，修習禪定；雖好樂多聞，而內心寂靜，不起分別，故云「學文慧必如禪」；除去貪瞋癡三毒，及六根對六塵的貪染。

「絕婬色離眾受」——以下說修戒。除去婬欲，遠離貪愛細滑等諸觸受。

「勿貪財多畜積」——除去對財物的貪著、不捨。

「食知足勿貪味，眾生命慎勿食」——除去對飲食、口味的貪愛，及眾生肉食的美味。

「衣如法勿綺飾」——去除貪著尚好莊嚴的服飾。

「勿調戲勿憍慢，勿自大勿貢高」——除去高慢、自以為是的驕傲，及輕調嬉戲。

「若說經，當如法。了身本，猶如幻，勿受陰，勿入界。陰如賊，四如蛇，為無常，為恍惚，無常主，了本無。因緣會，因緣散，悉了是，知本無。」——此說修慧。四大五陰本和會而有，事相無常，不可保定；法性本空，了無所有。應覺悟世間因緣，故勿困滯於如幻的身心。若說法，當如是為眾生而說。

「陰如賊」——《維摩義記》：「如怨賊者，是其五陰生滅苦也。何故五陰說為怨賊，人皆樂住？而此五陰共相摧滅，違反人情，故名怨賊。以能相害，經中亦說為旃陀羅。是義云何？於五陰中，識陰始生想來摧滅，想陰始現受來摧滅，受陰始起行來摧滅，行陰始生識復摧滅，想於色陰中，根用相代，

生滅相功，故名怨賊。」五陰不能互相容受，此陰生起，彼陰來滅，故稱怨賊。

「四如蛇」——《維摩義記》：「如毒蛇者，是其四大違損苦也，譬如四蛇盛之一篋，共相違害。四大如是，盛一身篋，性相乖反故取為喻。云何乖反？論地則堅而重，風則動而輕，水則濕而冷，火則熱而燥，故曰相反。」四大彼此性相不同，若是過多或過少<sup>2</sup>，不相調和處，則易發病。

「加慈哀，於一切，施貧窮，濟不還」——對一切眾生當修

2 《坐禪法要》：「四大增損病相。若地大增者，則腫結沈重，身體枯瘠，如是等百一患生。

若水大增者，則痰陰脹滿，食飲不消，腹痛下痢等百一患生。若火大增者，即煎寒壯熱，支節皆痛，口氣大小便痢不通等百一患生。若風大增者，則身體虛懸，戰掉疼痛，肺悶脹急，嘔逆氣急如是等百一患生。故經云：一大不調，百一病起，四大不調，四百四病一時俱動。」（大正藏第四十六冊NO.1915.471頁）

習慈悲，此處略舉布施攝。

以上即身口意三業，常行於道。

「是為定菩薩行，至要慧起眾智」——此定所得的空慧乃是很重要之智慧，此慧是如實見到一切法，而覺悟的智慧，它能開發眾智，即能起方便慧，而且這些智慧皆不離修定。民初修無法師，磚瓦匠出身，懇切念佛，預知時至，送者請留偈作紀念，云：「我做苦工出身，不會作詩偈。不過我有一句經驗話，可以告訴諸位，就是：『能說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。』」由此可知，是智慧的一定可修，這樣修一定開智慧。

## 二、佛示西方專念佛法

佛告颺陀和：「持是行法便得三昧，現在諸佛悉在前立。其有比丘比丘尼，優婆塞優婆夷，如法行，持戒完具。獨一

處止，念西方阿彌陀佛，今現在。隨所聞當念，去此千億萬佛剎，其國名須摩提，一心念之。一日一夜若七日七夜，過七日已後見之。」。

「持是行法，便得三昧，現在諸佛悉在前立」——持是行法為因，便得現在諸佛悉在前立三昧，是為果。

四眾弟子皆是可修行的對象。「如法行，持戒完具」，異譯本作「清淨持戒，具足諸行」。

「持戒完具」——持戒範圍不出十善樂。身口意行若不清淨，三塗尚有分，更遑論往生淨土。《華嚴經》：「是菩薩復作是思惟，此十不善道，上者地獄因緣，中者畜生因緣，下者餓鬼因緣。」故雖仗佛力往生，三業亦當警策，勿造三塗惡業因緣，以免墮落。

「獨一處止」——獨處空閑。外無慣鬧，內無欲蓋，一心念

現在西方阿彌陀佛，一日至七日。

「隨所聞」——隨由聽聞而知有極樂世界莊嚴、阿彌陀佛相好等而起修。

「須摩提」——梵語須摩提，此云安樂，亦云安養，亦云清泰，亦云妙意。名雖小殊，皆極樂義。

「一日一夜若七日七夜」——此即前偈頌之「一期念」。此文與彌陀經相符，執持名號，若一日乃至七日，一心不亂。

為何要說一日乃至七日？《佛性論》：「以修觀行，初入觀時，須作願心，起要期意。」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（以下略稱《大毘婆沙》）：「以期心故，謂修觀者先起意樂。」因為凡夫心不定，要努力守護，才能一心專注。要有時間長短的限制，方能發起意樂願求，一意攻剋。若時長日久，則難以振奮。

宋慈雲遵式法師在《往生淨土懺願儀》云：「行者欲入道

場，身心散亂，須預行方便，當於七日營理別房，不得與道場同處。如無別屋，亦許共室。應日夜調習案試，及預誦下五悔等文，極令精熟即通。染浣紉縫及中辦事，餘治生雜務，即時併息。但念不久定生淨土，一心求懺無有留難。各自剋期不惜身命，定取淨業即時成就。」。

「譬如人夢中所見，不知晝夜，亦不知內外，不用在冥中，有所蔽礙故不見。」。

毘陀和，菩薩當作是念，時諸佛國境界中，諸大山須彌山，其有幽冥之處，悉為開闢無所蔽礙。是菩薩不持天眼徹視，不持天耳徹聽，不持神足到其佛剎，不於此間終生彼間，便於此坐見之。」。

此段經文，於《賢護分》為：「賢護，菩薩摩訶薩心無障

礙，亦復如是。當正念時，於彼所有佛剎中間，凡是一切須彌山王，及鐵圍山大鐵圍山，乃至自餘諸黑山等，不能與此眼根為障，而亦不能覆蔽此心。然是人者其實未得天眼能見彼佛，亦無天耳聞彼法音，復非神通往彼世界，又亦不於此世界沒生彼佛前。而實但在此世界中，積念熏修久觀明利故，終得睹彼阿彌陀如來、應等正覺，僧眾圍遶菩薩會中，或見自身在彼聽法，聞已憶念，受持修行，或時復得恭敬禮拜，尊承供養彼阿彌陀如來、應等正覺已。是人然後起三昧，其出觀已次第思惟，如所見聞為他廣說。」。

以夢喻說明二事：皆因心無障礙，得以如是故。

一、「不知晝夜，亦不知內外」——觀想所見，如同夢中所見。夢境由夢心所現，不論晝夜，無時間差異；亦不論內外，無空間相隔。如菩薩於此世界，心無障礙見極樂世界，不被實

際之須彌山等，諸大山所隔障。耳聞法音，亦復如是無有障礙。

二、「不用在冥中，有所蔽礙故不見」——不因為在黑暗中，而障蔽不見。故知一切所見、聞，非是假藉眼、耳等根，方能成辦。

東晉慧遠大師住廬山東林，剋志西方，專修《般舟三昧經》修行，三十年跡不入俗。蓮漏六時，禪誦不輟，澄心繫想。三睹西方聖相，而沈厚不言。後於般若臺，方從定起，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，圓光之中，化佛無量，觀妙音、勢至二大菩薩，左右侍立。又見水流光明，分為十四支，洄注上下，演說妙法。佛告之言：「我以本願力故，來安慰汝，汝七日後，當生我國。」這是修證成就的實例，身在娑婆而親見西方極樂妙境，親聞法音。

### 三、喻說

#### △三婬女喻

「譬如人聞墮舍利國，有婬女字須門；復有人聞婬女阿凡和利；復有人聞優婆洹復作婬女。時其人未曾見此三女人，聞之婬意即動，是三人皆在羅閱祇國同時念，各於夢中到其女邊，與共棲宿，覺已各自念之。」。

此於《賢護分》云：「然彼三人實未曾睹如是諸女，直以遙聞，即興欲心，專念不息，後因夢已，在王舍城與彼女人共行欲事。」。

凡夫以欲心專念，雖不曾見彼婬女，但以念力專故，竟於夢中得見。若以此種專念之力念佛，亦得見佛。心的作用是一般，只是所繫想的對象不同。

妄念的當下，即是清淨的心體。離色之外，無另一個空，

色當下即空。此空性於一切法平等，不因色法淨穢，而有差別。緣念染法之心，與緣念佛之心，二者平等。故善於改轉妄念而專念一佛，即是用功之處。

**佛告颺陀和：「我持是三女人以為喻，汝持是事為人說經，使解此慧，至不退轉地無上正真道，若後得佛號曰善覺。」。**

此段經文，《賢護分》云：「寤已追念夢中所行，如所聞見，如所證知，如是憶念，來詣汝所，具為汝說者。汝應為彼方便說法，隨順教化，令其得住不退轉地，究竟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。

佛以此喻說明，修三昧的著力點，在於念力之專一。一般凡夫都有此資源，只要依照善知識指示修行，點石皆可成金。

《念佛人》有這麼一個故事：「從前，在伊賀國西條村，有位著名的念佛人，名叫三左衛門，是個油行老闆。……他不像一般愛談教理的人那樣，談得頭頭是道，而是東一句，西一句，用非常素樸的言語，表達他心中的喜悅，甚至往往一句話都尚未說完便念起佛來了。……就算是在店裡櫃台邊拿著筆，或撥著算盤理帳，三左衛門仍是不停地念佛；不但念佛，心中還不斷思惟著佛的大慈悲。由於注意力不集中，三左衛門往往算錯錢數，或漏記了帳，妻子擔心這種現象再持續下去，有一天便對他說：『念佛當然是很好的事，可是像你這樣，我們實在損失不起，你往後多注意一下吧！』三左衛門答道：『記帳是為了不忘卻此世的一些微小事情，如此微乎其微者都怕掛萬漏一，何況是未來永劫都要救助我們的如來大恩，我更是片刻不敢稍忘了。』妻子聽了，又慚愧又感動。」。

世間有人愛色，也有人愛財，都能達到夢寐不忘。會帶來痛苦的染法，尚且如此令人如癡如醉，將這種窮追不捨的心，用來憶念彌陀，極樂世界那會在十萬億佛國土之外？

**佛言：**「菩薩於此間國土，念阿彌陀佛，專念故得見之。」。

本段經文，於《賢護分》為：「賢護，彼善男子善女人等，若欲成就菩薩摩訶薩思惟一切諸佛現前三昧，亦復如是。其身常住此世界中，暫得聞彼阿彌陀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名號，而能繫心相續思惟，次第不亂，分明睹彼阿彌陀佛，是為菩薩思惟具足成就諸佛現前三昧。」菩薩雖身處穢土，以心的專念力，可以親見淨土的阿彌陀佛，因為念力是沒有分齊限量的。所以十方眾生念佛，即得與佛相應，蒙阿彌陀佛加被、接

引往生西方。

《近代往生隨聞錄》：「梅老夫人患白內障，失明已久。告子曰：『近一兩年來，向壁而坐。常見有一寬敞大道，頗遙遠。所見清晰異常。恒觀至數小時，至兩眼疲極始止。』又云：『常夢至一大寺，輝煌壯麗，不可名狀，阿彌陀佛坐於殿中央。』捨報前數月，猶數數作如是夢。」梅老夫人雖已失明，而分明看見淨土，足見念佛見佛，不是假藉眼根，而是靠「專念故得見之」。

「即問：『持何法得生此國？』阿彌陀佛報言：『欲來生者當念我名，莫有休息則得來生。』」佛言：「專念故得往生。常念佛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巨億光明徹照，端正無比，在菩薩僧中說法不壞色。何以故？色、痛癢、思、想、生

死識魂神、地水火風，世間天上、上至梵、摩訶梵不壞色，用念佛故得三昧。」。

「專念故得往生」——此佛金口誠言，可為持名念佛之修行依據。此種修法之可貴在於，它是娑婆世界眾生，直超三界的妙法。此界眾生，罪障深重，業力糾纏不清，要在此中淨業除惑，得到解脫，實是非常不可能。世尊慈悲，教導持名念佛求生淨土，是釜底抽薪，究竟拔苦與樂的辦法。這也是龍樹菩薩在《十住毘婆沙論》中所說的易行道。

「常念佛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巨億光明徹照，端正無比，在菩薩僧中說法，不壞色」——雖未見彌陀，而於心中作想，觀阿彌陀佛相好莊嚴、光明無量，於眾會中，宣說常住不壞法。此文可為修觀想念佛之依據。

故本經可為持名念佛與觀想念佛，這二種修法之法本。

「不壞色」——色法空寂，空寂者，無所有也，故不可壞。乃至一切法亦如是，無所有、不可得，常住不壞。《賢護分》：「其所說者，謂一切法本來不壞，亦無壞者，如不壞色，乃至不壞識等諸陰故。又如不壞地，乃至不壞風等諸大故，又不壞色，乃至不壞觸等諸入故，又不壞梵，乃至不壞一切世主等，如是乃至不念彼如來，亦不得彼如來。彼作如是念如來已，如是次第得空三昧，善男子，是名正念諸佛現前三昧也。」。

以三婬女喻說明：假專念不斷，可現所念之對象。未見婬女者，專心想念，可於夢中得見，且受用之，共行欲事；未見佛者，專心想念者，可於三昧中得見，且受用之，與佛問答。

此念力即《賢護分》所說的「繫心相續思惟」，所謂「相續思惟」即是「專念不息」。故下文云：「欲來生者，常念我

名，莫有休息，則得來生。」但以眾生心力有限，故以七日為限。

如何能專念？必需信受佛語，唯此為依，全心皈命，如救頭然，如貓捉鼠。絲毫不夾雜其它想念，一心一意，專念一所緣境。皈命之切，如救頭然，十萬火急。念頭之專，如貓捉鼠，勢在必得。

有勢可仗，有位可居，有子可賴，有錢可花……都還是「有」依靠。當什麼都沒有，真正只能靠定一句佛號，此時「專念故得往生」宛如金色大招牌，在眼前引道，驚濤駭浪也擋不住勇進的步伐。

「世間天上、上至梵、摩訶梵不壞色」——此略舉欲界、色界，意含三界皆空、不壞。

「色、痛癢、思、想、生死識魂神、地水火風」——色、

受、想、行、識、地水火風。即是五蘊。

「用念佛故得是三昧」——此中念佛見佛，得成就念佛三昧，且亦可得空三昧。

佛告颺陀和：「是菩薩三昧誰證者？我弟子摩訶迦葉、因坻達、須真天子、及時知者。有行得者，是為證也。」。

此於《賢護分》為：「賢護，是中三昧誰當證知？今我弟子摩訶迦葉，帝釋德菩薩，善德天子，及餘無量諸菩薩輩，咸已修得此三昧者，是為證。云何證？所謂空三昧也。」。

「因坻達」——因坻，音遲，亦言因提。此云主，謂天主帝釋也。

「如是颺陀和，欲得見十方諸現在佛者，當一心念其方，

莫得異想，如是即可得見。」。

「一心念其方，莫得異想」——即是專念。誠如徹悟禪師所說的：「總之如渴之思飲，如饑思食，如病之思良藥，如嬰兒之思慈母，如避怨家之持刀相迫，如墮水火而急求救援。」這些都是生活中很平常的境界，都能發起一心專求。念佛就是這樣的心情來念。此即前云：「有三昧名定意，菩薩常當守、習、持，不得復隨餘法，功德中最第一。」般舟三昧所要守習的對象，即是極樂依正。前面經文是約成就三昧，對所緣應當持守的角度說；此處乃就小單位的心念所緣而說。

### △思鄉夢喻

「譬如人遠出到他郡國，念本鄉里家室親族。其人於夢中歸到故鄉里，見家室親屬，喜共言語，覺為知識說之如

是。」。

此於《賢護分》為：「譬如有人，忽從本國至於他方，雖在他方，而常追憶本所生處。曾如是見，亦如是聞，如是憶念，如是了知，久追憶故於睡夢中明見自身在本生處，遊從見聞如前所更。」離鄉背井之遊子，以追憶懷念故鄉心切，而於夢中見自己回到故鄉，且與親友相見共語。

思念故鄉是很溫馨的懷想，令人很難用其它的方法替代。將之用來憶念彌陀，甚至恰當。《念佛人》：「清九郎在三十三歲那年喪偶，其後即獨身未娶，當髮妻去世時，他曾非常悲傷，但旋又破涕而笑，說道：『比我先走，實在聰明呵！』可見他為法緣而喜之貌，實已到飢而欲食，渴而欲飲的地步。後來，女兒成立一個圓滿家庭，生活順利，不幸她卻年方廿六即逝。小滿在信仰虔誠的老父與溫柔的夫婿看守照顧

下，隨念佛聲心平氣和地實現了往生夙願，諸方同修聞訊，都紛來弔唁，清九郎告訴他們：『我的女兒不知是怎麼修來的，他真是個幸運的人，如今得往生淨土，實在可喜可賀。我本希望諸位也能分享這份喜悅，但方才諸位盡說些哀嘆語，實令我大感意外。』他說了這些話後，又若無其事，也像是很寫意地繼續念佛。須臾，他又說：『從前死別糟糠時，我曾連連說些愚癡的話，哀嘆自己的不幸。現在不同了，對我女兒得有往生機緣，因佛之慈悲而得喜悅，除了佛智不可思議的恩典外，我不知還應該用什麼言語來形容。』清九郎說完，又高聲念佛，其狀至喜。」。

常聞道：「視死如歸。」要歸於何處？是最要緊的關鍵。將回去西方當作是回故鄉一般，那麼不管是誰回去，都該很為他歡喜，因為他終於不用再流浪了。而且不論麼時候回去都

好，因為娑婆世界實在不值得留戀。

佛言：「菩薩聞佛名字欲得見者，常念其方即得見之。」。

本經文，《賢護分》云：「如是賢護，有諸菩薩若在家、若出家，若從他聞有佛世尊，隨何方所即向彼方，至心頂禮，欲見彼佛，正念不亂，應念即見彼佛形像，或如琉璃，或純金色亦復如是。」。

以思鄉喻說明，常念久憶，即精勤憶念，則可緣現所念之對象。如離鄉在外，常念故鄉者，可於夢中見之。未見佛者，常憶佛者，可於三昧中得見。

如何能憶佛？肯定自己為阿彌陀佛所攝化的當機眾，願樂之心自然懇切。如《徹悟禪師語錄》：「若以一人觀之，佛則

專為我一人也。稱性大願，為我發也，長劫大行，為我修也。四土為我嚴淨也，三身為我圓滿也，以至頭頭現身接引，處處顯示瑞應，總皆為我也。」換句話說，阿彌陀佛為我成佛，如父母為我作一切事，此恩此德令我難以忘懷；極樂世界為我就，如父母為我建立家庭，家中所發生過的事，及所有的物品皆存於記憶。

從「聞佛名字」到「得見」，中間是眾生所要努力的。要將佛號持得真的是念出一尊佛，一尊「或如琉璃，或純金色」的阿彌陀佛，如同想念父母、師長，那樣逼真、現在目前一般。雖然是持念名號，卻被阿彌陀佛圓滿地攝受與感動。

這種當機著力的方法，必能達到全分受用的法喜。《念佛人》：「有一天，小沙彌問庄松：『庄松，你會不會唸淨土三部經？』小沙彌當然知道庄松大字不識一個，才會如此嘲

諷。但是，庄松卻拍著胸脯說：『當然會唸！』小沙彌大吃一驚，但仍強自定下心來，說：『既然會唸，那你就唸來我聽聽，也好讓我沾些法益。』庄松說：『好啊！我唸給你聽，不過，我有個條件：在我唸完之前，你要一直正襟危坐在我後面恭聆。』小沙彌心想：這傢伙反正也不識字，三兩下必定出洋相，唸不下去，所以便答應庄松。庄松先到院子裡，從頭上潑下好幾盆水，清淨五體，以示恭謹，然後再上到本堂阿彌陀佛前，回過頭向小沙彌說：『我就唸《佛說阿彌陀經》了，你好好跪坐恭聽。』然後，鄭重地攤開佛經，合十唸起：『佛說阿彌陀經。如是我聞：庄松，我救你！庄松，我救你！……』如此了一個小時，兩個小時，三個小時，庄松仍在反覆唸著：『庄松，我救你！庄松，我救你！……』小沙彌跪得兩腿都發麻了，終於無法忍受：『庄松，原諒我！』可是，庄松依然不

放過他，並且說：『現在才要真正開始哩！』以此為開場白，庄松一五一十地把《阿彌陀經》的真正內容，告訴小沙彌。庄松不拘泥於字句，如此一針見血地讀出《阿彌陀經》的心，豁達無人可及。寺裡的住持將此事來龍去脈弄得一清二楚後，稱讚庄松說：『庄松，只有你才真正會誦《阿彌陀經》。』

此思鄉喻所開示的修法，如《念佛圓通章》之「憶佛」；前經文三姪女喻則如《念佛圓通章》之「念佛」。不論憶佛或念佛，現前當來必定見佛。以下經文「心有想為癡心，無想是涅槃」則如《念佛圓通章》之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」。

### △觀骨喻

「譬如比丘觀死人骨，著前觀之。有青時、有白時、有赤時、有黑時，其色無有持來者，是意所想耳。菩薩如是持佛威

神力，於三昧中立自在，欲見何方佛即得見。」。

此文於《賢護分》為：「譬如比丘修不淨觀。見新死屍形色始變，或青或黃或黑或赤，或時腫脹，或已爛壞膿血俱流，蟲獸食噉，肉盡骨白其色如珂，如是乃至觀骨離散。而彼骨散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唯心所作，還見自心。如是賢護，若諸菩薩欲得成就彼念諸佛現前三昧，隨何方所，先念欲見彼佛世尊，隨所念處即見如來。」。

「其色無有持來者，是意所想耳」——修不淨觀時，所觀出的青、白等色，是由意識取相而現的，並非由外而來。

此觀骨喻說明，唯心想念故，得以成就所觀之境。比丘修不淨觀，成就時可現所觀之不淨相；念佛成就得見所念的佛，亦同此理。

「何以故？持佛力、三昧力、本功德力，用是三事故得見。」。

此經文於《賢護分》為：「何以故？因緣三昧得見如來，得見彼佛有三因緣。何者為三？一者緣此三昧，二者彼佛加持，三者自善根熟。具足如是三因緣故，即得明見彼諸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亦復如是。」。

佛力與三昧力是已成就的，再加上行者自己的功德力，便可見佛。所以要努力的是行者本身。順前經文，要增進本功德力，即是從集中心念，緣念、專憶阿彌陀佛，著手努力。

「譬如人年少端正著好衣服，欲自見其形。若以持鏡、若麻油、若淨水、水精，於中照自見之。云何寧有影從外入境、麻油、水、水精中不也？」颯陀和言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，以

鏡、麻油、水、水精淨故，自見其影耳。影不從中出，亦不從外入。」。

水、鏡等清淨照物，可現出所照物的影像。心清淨念佛，則能見佛。鏡中所現的影像，不是由鏡中而出，亦非由鏡外而入。

問：何以心清淨能現所念之佛？即下經文所答。

佛言：「善哉，毘陀和，色清淨故，所有者清淨。」。

此經文在《賢護分》為：「諸物清淨，彼色明朗，影像自現，不用多功。」。

「色清淨故」——鏡、若麻油、若淨水、水精等清淨。以此比喻心清淨。

「所有者清淨」——所現影像清淨。以此比喻見佛身。

心清淨故，自能起照物之功用，是以念佛能見佛身。

「欲見佛即見，見即問，問即報。聞經大歡喜，作是念：佛從何所來？我為到何所？自念佛無所從來，我亦無所至。自念欲處、色處、無色處，是三處意所作耳。我所念即見，心作佛，心自見，心是佛心，佛心是我身，心見佛，心不自知心，心不自見心。心有想為癡，心無想是涅槃。是法無可樂者，設使念為空耳，無所有也。菩薩在三昧中立者，所見如是。」。

「見即問，問即報」——此即是指前面經文說三婬女喻中，菩薩見佛時與佛的對話。

「自念佛無所從來，我亦無所至」——見佛乃三昧之功，見佛聞法後，菩薩善思惟娑婆世間是穢土，沒有阿彌陀佛。那所見的佛，是如何現的？菩薩於般舟三昧中，乃於定心中見佛

身。此佛身不動，應緣而有不是從西方來；我心寂然，澄淨湛明亦不往西方去。所以雖見佛身，而佛無來，我亦無去。

「我所念即見，心作佛、心自見」——心念佛而見佛，所以佛是心念而現，不離自心。我不去，佛不來，以念力清淨自心，心淨而佛自現。如水不上升，月不下降，水清而月自現。

「心是佛心，佛心是我身」——心與佛相應，當下即冥合。念佛的心即是佛心，而這佛心即是念佛的人。《廣公上人事蹟續編》：「唵佛最重要，聽的清楚，唵佛要與自己配合。要唵到能靜下來，是自性在唵，就是工作中也在唵，別人也不知我們在唵，專心工作，別無妄想，也是一心。此是佛心，與佛道合，因有正念，所做所表現出來的就是慈悲。所見的自然也是正知正見，此也是佛心。」修淨土之行人，以念佛澄淨自心，至見佛時，可謂最極清淨圓滿。此清淨心，當下即入於法界實

際，一相無礙。不論閒忙動靜，總是心不離佛，佛不離心。說心，遍滿整個心，無一念不是佛；說佛，阿彌陀佛正在我一念心中。故心佛不二，生佛一如。

「心不自知心，心不自見心」——於法界一相中，湛寂遍滿，一法尚不可立，何況有二法可得？既無彼此，故不相知、互見。

「心有想為癡，心無想是涅槃」——心本湛寂不動，無有一法可立，更無一法可捨。心一動想念，即起無明。心念並空，是涅槃本色。心雖見佛，而佛實無來、無去。如水中月影無來，水亦無去，隨處映，隨處現影。心念專一，至無造作處，自然起映現之功。若有造作，波動心水，則影不現。是以心現佛時，正是心無想念之時。心無想念之時，正將佛想念得清楚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空不二而宛然。恩師智公上人，

於《無字法門經講記》中云：「例如我們念一句『南無阿彌陀佛』，念得清聽得明，當下心中即無亂想。雖無亂想，卻非無記，因為『南無阿彌陀佛』正想得至誠懇切，清楚明白。正因為一句佛號想得懇切明白，所以才無亂想。正因為無有亂想，一句佛號才想得懇切明白。如此想不異無想，無想不異想。想即是無想，無想即是想。正是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也。念而無念，善權之用，即會大智之體。無念而念，大智之體，即起善權之用也。」。

「菩薩在三昧中立者，所見如是」——此為現觀之境。菩薩由專念得心清淨，此清淨心體與法性相應，冥然一體，故得如是見。《瑜伽師地論》（以下略稱《瑜伽》）：「由能知智與所知境和合無乖，現前觀察故名現觀。如剎帝利與剎帝利和合無乖，現前觀察名為現觀，婆羅門等當知亦爾。」。

見佛時了知我不去，此較容易，因為自身尚處於娑婆世界，故知未到極樂淨土；但既見佛，大多以為佛從西方來，故知佛不來難。以心至寂，一心不動且始終靈覺，方能覺照佛實無來。若謂佛有來，則不發空慧。故定力至此，始得發空慧。

所以需關閉六窗，方能止息亂緣，制心一處。不僅見佛如此，貪瞋等皆如此，非從外來、不從內出，應緣而現，雖現終無所有。

以下起觀慧，見一切法由心所見，雖幻化歷然，而不實如空。此正合《念佛圓通》之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。」至此定慧齊發，三昧圓滿。

佛爾時說偈言：「心者不自知，有心不見心，心起想則癡，無心是涅槃。是法無堅固，常立在於念，以解見空者，一

切無想願。」。

「心者不自知，有心不見心」——無所念，亦無能念，能所雙泯，一相無相，故云「心者不自知」。若心起想念，則落虛妄，不見真心，故云「有心不見心」。

由念不起，專念一佛，而至見法本空，無有堅實。至此則更安住於無一想可念，亦無心得，是謂「涅槃」。

回顧行品：「信是法，立一念」將心繫於一境，斷諸想，專勤念至三昧境現前，此令心清淨之方法，即識心無一動念處。至三昧成就，達到一心不亂就是善心一處住不動。此時心清淨故佛現。

此經分成二部分處理眾生煩惱：

一是以三昧力對治粗重妄想，需用有力明顯之佛號，讓所念之佛號，強而有力，排除其餘的雜想。佛號在內心的穩定，

此好比畫龍，完整呈現所要畫的龍。

二是以空慧力對治微細妄想，需用觀慧力，反觀因三昧得見佛的本質、來去，使所緣不僅清楚顯現，更能透過所現之影相，徹見能現之本質。在內心的每一句佛號，或所見之佛身，由其體性與自性相應，故雖念佛號、見佛身，實在是念念見自性。此猶如點睛，使之有神、有生命、證實所依之處，唯是一心。

故定慧乃修治眾生致命的粗細妄想，拔出輪迴之無上良藥。

## 貳、四事品第三

### 一、行四事法疾得三昧

#### △第一四事法

菩薩有四事法，疾速得是三昧：一者、所信無有能壞者，二者、精進無有能退者，三者、智慧無有能及者，四者、常與善師從事，是為四。

前品云：「持佛力、三昧力、本功德力，用是三事故得見。」此中佛力已證成、三昧法力本自圓滿具足，唯行人本功德力可增益。故若於此品之四事信受奉行，則速急趨入般舟三昧。好比舟船已備，掌舵人亦現成，只欠渡河人願意上船。

「一者、所信無有能壞者」——對西方淨土依正二報之深切愛樂，無有能毀壞其信心者。善導和尚教化眾生，對西方淨土生起信願心的善巧，堪稱第一，猶如彌陀再來。於所著之《觀經疏》中云：「仁者善聽，我今為汝更說決定信相，縱使地前菩薩、羅漢、辟支佛等，若一若多乃至遍滿十方，皆引經論證言不生者，我亦未起一念疑心，唯增長成就我清淨信心。」

何以故？由佛語決定成就了義，不為一切所破壞故。又行者善聽，縱使初地已上，十地已來，若一若多乃至遍滿十方，異口同音皆云：釋迦佛指讚彌陀，毀訾三界六道，勸勵眾生專心念佛及修餘善，畢此一身，後必定生彼國者。此必虛妄，不可依信也，我雖聞此等所說，亦不生一念疑心，唯增長成就我決定上上信心。何以故？乃由佛語真實決了義故。佛是實知、實解、實見、實證，非是疑惑心中語故，又不為一切菩薩異見異解之所破壞，若實是菩薩者，眾不違佛教也。又置此事，行者當知，縱使化佛、報佛，若一若多乃至遍滿十方，各各輝光吐舌，遍覆十方，一一說言釋迦所說相讚勸發一切凡夫，專心念佛及修餘善，迴願得生彼淨土者。此是虛妄，定無此事也。我雖聞此等諸佛所說，畢竟不起一念疑退之心，畏不得生彼佛國也。」。

此對西方極樂淨土之信樂，不但凡夫不能動搖，甚至地上菩薩，乃至報佛亦不能動搖。因為對佛語起真實信心成就，不可破壞也。《念佛人》：「上野地方有位出家教信，家貧，然深信彌陀本願，不憂逆境，終生念佛，度其純美的生活。……那時，上野城外有座萬福寺，住持正講授《梵網經》，授在家五戒、八戒等，人們崇如活佛。有一天，一名萬福寺的信徒，遊說教信說：『在佛法中，持戒功德甚大，我看你也應到萬福寺去受五戒。』教信答道：『謝謝您此好的建議。』」。

教信本來就是深信彌陀本願而無惡心之人，所以雖然如此回答，但卻一點也不想依靠持戒之法，是以便依然如此一日日度過。有一天，那位信徒又來找他，再度懇勸他去受戒，如同上回一般。教信又以溫和的口吻道謝，那名信徒也離去了。但不過數日又來遊說道：『因為你是有志佛法之人，所以我才鼓

勵你去受戒，你還是快去吧！只要能守住一戒，萬福寺的比丘便能保證你後生的安樂，我也可保證。」。

因為對方實在太熱心了，教信難以推辭，只有將心底話掏出來了：『我很感謝你的勸導，但我是皈依彌陀本願，要依念佛生淨土之人。念佛人必生淨土一事，是十方恒沙諸佛之所證誠，故無有比此一法更切實的了。我乃一愚夫，長年來連這清淨無比諸佛證誠之法都有疑而不從，我更無法相信五或十位凡僧之證，請不必再勸我了。』剛開始時，他不願頂撞來人，都委婉作答，但因對方一次又一次來勸導而不放過他，使他不得脫身，故口出此語。」並不是念佛人不需要受戒、持戒，而是他深信佛語證成，縱是愚癡無智，只要能一心念佛，必生淨土，對於持戒能得的後生安樂，皆非所願。在戒律上對先求證三昧，再深入戒法的人也是認同的。

「二者、精進無有能退者」——《徹悟禪師語錄》：「念念相續無雜無間，是真精進。」《寶王論》：「有為雖偽，捨之則道業不成；無為雖實，取之則慧心不朗。」故修行不能捨加功用行，且運作到無功可加，不行自行，是謂「無有能退者」。所以此精進是細微到，心念中沒有夾雜，也無間斷。綿密密密，唯是一句佛號，相續不斷。

「三者、智慧無有能及者」——《徹悟禪師語錄》：「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極樂，其土有佛號阿彌陀，今現在說法。但發願持名即得往生，此乃佛心佛眼，親知親見之境界，非彼三乘賢聖所能知見也。但當深信佛言，依此而發願持名。即是以佛知見為知見，不必別求悟門也。」佛乃無明惑盡，究竟覺悟者，故智慧無上。依佛之智慧而起修，如藉佛之心眼來行道，當然無人能及得上。且生死苦海，難脫難度，非

上上智人無以教示，此淨土法門是方便中之大方便的修法。

《徹悟禪師語錄》：「古德謂眾生知見，須以佛知見治之。佛知見者，即現前離念靈知也。然此靈知，不能孑然自立，必隨緣起。不隨佛界之緣，便隨九界緣起。離十界外，無別緣起故。欲隨佛界緣起，無如以信願心，持佛名號。但信貴深，願貴切，持名貴專勤。果以深切專勤之心，信願持名，即是以佛知見而為知見。亦即是念念中，以佛知見治眾生知見。熾然十使心中，但置一信願持名之心，即轉生界緣起，為佛界緣起。此於修道門中乃點鐵成金極妙之法。」以信願持名的因緣，念念入佛法界，念念不離佛之知見。即念的當下，就是佛不共之智慧，故一切念中無有超勝於念佛者。心智緣於一句佛號，當下即是「智慧無有能及者」。

「四者、常與善師從事」——常親近、隨侍善知識，不違其

教，奉其所需。《大乘菩薩學論》（以下略稱《菩薩學論》）：「又善男子，應於自身起病苦想，於善知識起醫王想，隨所教令作良藥想，所修正行作除病想。」能醒覺自身有病苦，自己又無力療治，方能生起求醫之願求。為了要除病苦，服藥、修正亦聽醫師指示。如同眾生自覺具足煩惱，難安其心，才會虛心尋師訪道，追求解脫之方。

#### △第二四事法

復有四事，疾得是三昧：一者、不得有世間思想，如彈指頃三月，二者、不得睡眠三月，如彈指頃，三者、經行不得休息三月，除其飯食左右，四者、為人說經，不得望人供養，是為四。

此菩薩有三個月的專修因緣。

茲舉古來修成般舟三昧，很具代表的實例。《往生集》：「慈雲懺主，宋遵式，台州臨海縣人。學行高古，名冠兩浙，專志安養。嘗行般舟三昧，九十日苦學嘔血，入道場兩足皮裂，以死自誓。忽如夢中，見觀音垂手指其口，引出數虫，又指端出甘露，注其口，覺身心清涼，疾遂愈。」九十日不坐、不臥，唯有經行念佛，這和一般的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生活習慣，差距相當大。這是不論白晝、黑夜皆勇猛辦道，若沒有堅韌的道心，很難完成。何況遇身疾苦，能通體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更加不可思議。

「一者、不得有世間思想，如彈指頃三月」——除去所有世間的雜想。此即除粗重散亂至極點。即前行品所開示的，勿有世間諸差別想。不是不能有想，因為凡夫無力除想，而是要專想極樂彌陀。

「二者、不得睡眠三月，如彈指頃」——擯除睡眠。此即除微細散亂至極點。

三月中，假藉行道念佛的方便，不坐不臥，使身體不得放縱委臥，故無有因緣可昏睡熟眠。初修時可由控制外在支體，來除去內心昏重欲眠。另一方面可由訶責、教諭，來警覺提醒行人，切勿縱恣睡眠。《坐禪法要》：「如佛諸菩薩訶睡眠弟子，偈曰：汝起勿抱臭屍臥，種種不淨假名人，如得重病箭入體，諸苦痛集安可眠？如人被縛將去殺，災害垂至安可眠？結賊不滅害未除，如共毒蛇同室居，亦如臨陣兩刃間，爾時云何安可眠？眠為大闇無所見，日日欺誑奪人明，以眠覆心無所見，入是大失安可眠？如是等種種因緣。訶睡眠蓋，警覺無常，減損睡眠，令無昏覆。」。

念佛心持續穩定、綿密，漸得心念清明；待佛號念至與心

念合為同體，念念不離佛，法味洋溢，身心輕安，則睡意漸消；若能念念清明，不念自念，四大調和，常有法喜、光明，自然全無睡意。

以上二者除心粗重，令心得輕安。以下第三除身粗重。

「三者、經行不得休息三月，除其飯食左右」——三個月專修中，四種威儀只能經行、住立，不得坐、臥。亦即不能稍微休歇，除了用齋及大小便利。

為何要選擇經行來修習般舟三昧？《止觀輔行傳弘決》：「為解睡故，佛開經行。」接著又說明經行當注意之事宜，及其利益：「若經行時，避有蟲地。十誦云：若經行時，應當直行不遲不疾。又《三千威儀經》云：經行有五處，一閑處，二戶前，三講堂前，四塔下，五閣下。四分律，經行五益：一堪遠行，二能思惟，三少病，四消食，五得定久住。」。

又修般舟三昧，需對淨土生起極大之信樂，求願往生。以此種經行，不坐不臥，表示對西方的決志嚮往。昔日釋迦牟尼佛因地，在弗沙佛時，翹一足，於七日中以偈讚佛。比起此中經行念佛，更加決志得忘我了。

「四者、為人說經，不得望人供養」——檀越請法，不得有所希望。但為法施，利樂有情，不為名聞利養。弘揚淨土，說的是故鄉風光。讓世間流浪的有情，皆知歸趣極樂，是一大樂事。善導和尚，亦如是行。在《往生集》云：「每入室互跪，念佛非力竭不休，出則為人演說淨土。」。

### △第三四事法

復有四者，疾得是三昧，一者、合會人至佛所，二者、合會人使聽經，三者，不嫉，四者、教人學佛道，是為四。

此段經文，比對《賢護分》為：「賢護，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，能具足行則得成就現前三昧。何等為四？一者勸他見佛，二者教人聽法，三者心無嫉妒，四者勸他發菩提心，賢護，是為菩薩具足四法，則得成就現前三昧也。」。

此菩薩除自行外，兼行化他。

「一者、合會人至佛所」——淨土法門是二力成就，要對佛力，真實依止，故需善用方便接引眾生，令生信敬心，歡喜見佛。

「二者、合會人使聽經」——往生淨土，乃甚深難信之法，要聞法除去凡情知見，起信願往。此需接引眾生，令生難遭想，願樂聽經聞法。

「三者，不嫉」——《賢護分通義》：「無嫉妒者，能與眾和合也。此是敬僧。」西方淨土，諸善上人聚會一處。於此土

修行，不論親疏，皆悉願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。故要除嫉心，和合無諍。

以上是親近三寶，亦是得三昧的方法之一。

「四者、教人學佛道」——佛者覺悟之，勸人學佛，即是勸發菩提心。《無量壽經義疏》：「三輩人皆菩提心為正因，餘行為緣因。」是以菩提心為根本因心，發起此心，方為學佛道。

#### △第四四事法

復有四事，疾得是三昧：一者、作佛形像，用成是三昧故，二者、持好素寫是三昧，三者、教自貢高人內佛道中，四者、常護佛法，是為四。

此菩薩不僅自行，兼行化他。

「一者、作佛形像，用成是三昧故」——令佛像住世。佛身圓滿殊勝，微妙莊嚴，眾生見者，悉除憂惱。過去世時，有一國王名優陀延，思憶佛陀<sup>3</sup>，是時天王曾為造像，是為人間有佛像之始。

3 《造像功德經》：「爾時世尊在彼天上，三月安居為母說法，於諸天眾多所利益，令無量諸天離苦解脫，無量諸天皆蒙法利獲大福果。……爾時閻浮提中無有如來，譬如暗夜星中無月，如國無君如家無主，歡娛戲樂一切都息。是時眾生孤獨無依，皆於如來心懷戀慕，生大憂惱，如喪父母如箭入心，共往世尊曾所住處，園林庭宇悉空無佛，倍加悲戀不能自止。爾時優陀延王住在宮中，常懷悲感渴仰於佛，夫人嫫女諸歡樂事皆不涉心，作是念言，我今憂悲不久當死，云何令我未捨命間，得見於佛？尋復思惟，譬若有人，心有所愛而不得見，見其住處及相似人或除憂惱。復更思惟，我今若詣佛先住處不見於佛，哀號感切或致於死。我觀世間無有一人能與如來色相福德智慧等者，云何令我得見是人除其憂惱。作是念已，即更思惟，我今應當造佛形像，禮拜供養。……爾時毘首羯磨天遙見其事，審知王意欲造佛像，於其夜中作是思惟，我身所解最為巧妙，世間之中無如我者，我若為作應少似佛。即變其身而為匠者，持諸利器至明清旦，住王門側，令守門人具白王言，我今欲為大王造像。」（大

吾等因障深福薄，所以生在末法，無由見佛。所幸尚有佛像住世，當自珍惜，視如真佛現前一般。《念佛人》中有個很有趣味的故事：「每逢夏日酷暑時，一般同行多是草草結束早課，但喜六卻完全相反，不論悶熱到什麼地步，早課依然隆重地進行。有一次，妻子對他說：『天氣熱的時候，請你早點結束佛前禮拜，我實在受不了長坐。』喜六答說：『如來在這種我們片刻也難以忍受的悶熱房裡，一直地站著不動，他又何嘗不覺得難受呢？所以，我才想儘量拖延功課的時間，好多讓些風吹進來。』」。

聽說，他還時常拿了扇子，在供佛的房中四處搨著。」。

「二者、持好素寫是三昧」——法寶以文字住於世間，故以上選之紙，書寫經法，令法寶流通，廣為弘傳。

「三者、教自貢高人內佛道中」——我慢大高山，法水不

入。末世多此種眾生，是當接引入道，令護持正法，續佛慧命。

「四者、常護佛法」——佛出世間說法弘教，乃有經法。今佛已取滅，眾生謹能依法修證，故當守護，如暗夜中，常有明燈普照。

### △重頌

佛爾時說偈言：「常信樂於佛法，精進行解深慧，廣分布為人說，慎無得貪供養。意善解便離欲，常念佛有威德，悉見知無數變，過去佛及當來。並現在人中尊，諸相好若干種，黃金色無穢漏，堅固教無極慧。聽是法無亂心，常捨離懈怠行，無恚害向他人，敬於師當如佛。慎無得疑斯經，一切佛所歌歎，常造立佛形像，常教人學是法，行如是得三昧。」。

此重頌，合前長行總說。

## 二、視師如佛得成三昧

### △敬師如佛

佛告颺陀和：「欲學是三昧者，當敬於師，承事供養，視當如佛，視善師不如佛者，得三昧難。」。

此文於《賢護分》為：「爾時世尊，復告賢護菩薩言，賢護，若諸菩薩摩訶薩欲得成就此三昧者，當應於彼說法師所，生諸佛想，起尊重心勿生憍慢，乃至無有諍競違逆，不順心故。然後於此勝三昧中，精懃修學方能剋證。」

賢護，若人於彼說法法師或比丘所，起不善心，苟違異心，諍競之心，故陵辱心，諸不淨心，乃至不生如諸佛想，如是菩薩假令修行，終不能證如是妙定。若得證者無有是

處。」。

行者，於善知識所，不生一切不善心，視師如佛無異。於善知識所教，心性調柔質直，如說修行，當下即是修三昧之方便。是以敬師與修三昧，二者事異而功同。

### △三昧成就相

「菩薩敬善師從學得是三昧已，持佛威神於中立，東向視見若干百千萬億佛，十方等悉見之。譬如人夜起觀星宿甚眾多。菩薩欲得見今現在佛悉在前立者，當敬善師，不得視師長短，當具足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，不得懈怠。」。

本段經文於《賢護分》為：「賢護，譬如清淨虛空，無諸雲翳，有明目人，於靜夜時仰觀空中，無量星宿區別方所，形色各異，了了分明。如是賢護，菩薩摩訶薩思惟觀彼法性虛

空，以想成故見諸如來，其事若此。然彼菩薩觀東方時，多見諸佛，多見百佛，多見千佛，多見百千佛，多見億佛，多見億百千佛，多見億百千那由他佛，不假作意自然現前。而彼菩薩既作如是觀東方已，欣觀南方及西北方四維上下，十方世界各多見佛，所謂多見百佛，多見千佛，多見百千佛，多見億佛，多見億百千佛，多見億百千那由他佛，不假功用皆現在前。」。

般舟三昧成就，所見佛之數量，如晴明夜，天空中布滿遠近、大水、十方等不同的星辰，難以計數。且明眼之人，不需造作，仰觀天空，即可見得。三昧成就時，水到渠成，如明眼之人，不假作意，十方諸佛自然現前，亦是同此。

## 參、譬喻品第四

### 一、聞法不精勤如寶船沒

佛告颺陀和：「菩薩得是三昧不精進行者，譬如人載滿船珍寶渡大海，船中道壞，閻浮利人皆大愁憂，念失我爾所寶。」。

此文於《賢護分》為：「爾時世尊復告賢護菩薩言，賢護，若諸菩薩摩訶薩為求如是三昧寶故，當應勇猛發勤精進，自然速能入此三昧也。賢護，譬如有人乘御大船入於大海，恣意載滿眾妙珍寶，已過一切諸大難處，垂至此岸未幾之間，船忽破壞眾寶沈沒。當爾之間閻浮提人，發大叫聲，生大悲苦，以失如是无價寶故。」。

「已過一切諸大難處」——淨土法門甚難得遇，非以少善根福德得聞此法。故《無量壽經》云：「佛語彌勒，如來興世難

值難見，諸佛經道難得難聞，菩薩勝法諸波羅蜜，得聞亦難，遇善知識聞法能行，此亦為難，若聞斯經信樂受持，難中之難無過此難。」此經弘揚淨土，亦復如是甚難得遇。若非超越諸大障礙，殊難得聞般舟三昧。

「垂至此岸未幾之間，船忽破壞眾寶沈沒」——喻前功盡棄。得聞斯經而不精進者，為大損失。猶如寶船即將到岸，卻沈沒一般，令人深生悲嘆。故《賢護分》：「賢護，何等名為眾生損減？所謂於如是三昧寶中，聞已遠離不能書寫讀誦受持，不能解說思惟義理，不如法住專念修行，喪滅功德，是為減損。」是以得聞是經，並非代表即是獲得至寶，只是入了寶山。需是進一步，精勤修習，如法專念，才是入寶山，又滿載而歸。如此才不枉費過去、今生所累積，得以聞法的這段因緣。

採寶船為何中道壞？這可比喻一生修淨業，但臨終卻墮落。十足令人扼腕。乍看似乎是最後一時失誤，但事實上，是一生不精勤所致。唐迦才大師於《淨土論》云：「若有眾生，聞說阿彌陀佛，仍故造罪。雖念佛名，心緣五欲，此是雜結使念。臨命終時，心即顛倒，佛不來迎。」。

好比專修淨土者，一生念佛。臨終之際，若失去正念，則一生所修，悉皆枉然。因一失正念，瞥爾隨它去，又入輪迴；此種情形與一生念佛，臨終正念分明，衝破最後的障礙，往生極樂。這決非僅是最後十念，所招的殊異果報。行人當自警惕，慎勿抱持僥倖之心，老實念佛為要！

「菩薩聞是三昧不學者，一切諸天人民皆悲憂言：『乃失我爾所經寶。』」。

此經文於《賢護分》為：「賢護，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亦復如是。耳聞如斯勝三昧寶，不能書寫讀誦受持，復不能思惟如法而住。賢護，當知爾時一切世間諸天神等，亦應如是發大叫呼，生大悲惱，作如是言：是諸眾生深可憐愍。」。

為何天人見眾生能值遇此經，卻不精進修習般舟三昧，會如此悲惱？因為天人能見眾生造善惡業，所感得之果報。《長阿含經》（以下略稱《長含》）：「以天眼淨，見諸眾生隨所業緣，往來五道。譬如城內，高廣平地，四交道頭起大高樓，明目之士在上而觀，見諸行人東西南北，舉動所為皆悉見之。」如法精進修習般舟三昧，必得往生極樂，此乃勝異果報。天人看見眾生能因此三昧得大福慧，眾生卻聞如不聞，見如不見，棄捨不修，而行於生死之道，自失大利，故甚悲憂。

二、怠求三昧者如癡人於檀香起臭想

佛言：「是三昧經者，是佛所囑，佛所稱舉，聞是深三昧，不書、學誦、守持如法者，是為愚癡。」。

此三昧乃佛為救護穢土眾生，得以徑往淨土受生而說。乃暗夜之明燈，荒漠之甘泉，能滌罪淨障，使得清涼自在。諸佛共同咐囑、讚歎。得聞此殊勝三昧，而不信受奉行，實在是愚駭癡闇之人。

「譬如癡子，人持栴檀香與之，而不肯受，謂之不淨香。主言：『此栴檀香也，卿莫謂不淨，嗅之知香，視之知淨。』其人閉目，不嗅不視也。」。

《賢護分》在此段經文之前，有文云：「譬如有人持赤栴檀，示愚癡人，而彼癡人以愚癡故，於赤檀香起臭穢想。」

此喻愚癡之人不知世間有香如栴檀者，故於檀香起臭穢想。少善根人亦如是，不知有妙法，能離苦得樂，於般舟三昧失信樂心，故不起行。以其功高易進，甚深難信，福薄之人，不信此法為真實。

《安樂集》：「父王白佛，念佛之功，其狀云何？佛告父王，如伊蘭林方四十由旬，有一科牛頭栴檀，雖有根牙，猶未出土，其伊蘭林唯臭無香。若有噉其花果，發狂而死。後時栴檀根牙漸漸生長，纔欲成樹，香氣昌盛遂能改變此林，普皆香美，眾生見者皆生希有心。佛告父王，一切眾生在生死中，念佛之心亦復如是，但能繫念不止，定生佛前。一得往生，即能改變一切諸惡，成大慈悲，如彼香樹改伊蘭林。所言伊蘭林者，喻眾生身內三毒三障無邊重罪；言栴檀者，喻眾生念佛之心；纔欲成樹者，謂一切眾生但能積念不斷，業道成辦

也。」。

眾生六根追隨六塵，無常生滅，則心亦隨生滅，心緒垢亂，如伊蘭林，唯臭無香。若能內守自性，安住於佛之聖號，則可開發自性功德香。此功德香，能除內心煩惱臭穢。如栴檀樹，才一成樹，即能轉變伊蘭林之臭穢，而成香美。心本常住不動，假三昧之功，繫念不止，圓顯本具現前一念心。此心圓現，自然清香滿園，無庸多功。

佛言：「聞是三昧不肯受持者，如彼癡子是為無知，反呼世間為有，不入空，不知無，自謂如法。反作輕戲言：『佛亦有深經乎？亦有威神乎？』反相形言：『世間亦有比丘如阿難乎？』」佛言：「其人從持是三昧者，所去兩兩三三相與語言：『是何等說？從何得是語？為自合會作是經，非佛所

說。』。

善根鮮少之人，聞是般舟三昧不肯受持。非但不敬信，更發戲言，疑佛、疑法、疑僧，實真愚癡。

此段文於《賢護分》後，接經文云：「賢護當知，如斯惡人，長夜遠離如是微妙無上大寶，如彼癡人見妙香已，掩眼塞鼻不用見聞。如是賢護，彼愚惡輩，聞此妙經三昧寶已，不欲書寫不樂讀誦，不念受持不能宣說，所謂無心親近不願聞故。」。

### 三、聞三昧不信如癡人不識寶珠

佛告颺陀和：「譬如賈客持摩尼珠，示田家癡子。曰評：『此直幾錢？』賈客言：『持是珠置冥中，其光所照直滿中寶。』」佛言：「其人不知是珠而言：『其價能與一頭牛等

不？寧可買一頭牛與我者善，不肯者休。」「如是颺陀和，菩薩聞是三昧不信，反形相者，如彼癡子。」。

摩尼珠非世間一切寶所及，但癡人不識貨，竟以一般眼光議價，將摩尼珠與一頭牛相較。此喻般舟三昧，甚難希有，世間所無。這三昧妙寶，唯有放下世間一切，方能信受皈依，依教專修。好比唯有不再信靠世間一切所有，才能真實得到這一句佛號的普照。此法猶如摩尼珠，當識知、當守護。

《往生隨聞錄》：「湯氏雀郎，婚後未生育，領養一子一女。子長大後，性情惡劣，對湯氏不盡孝道，百般虐待。湯氏皈依三寶，虔誠奉佛，每天必做早晚功課。在文革時期，宗教政策遭剝破壞。此子多次把母親湯氏功課本及念珠奪去，作為罪證，交與造反派，使湯氏備受折磨。湯氏戒殺茹素，此子卻強其母食肉。……湯氏在極端痛苦環境中，曾圖自盡。或有勸

之，要千忍百耐，堅持念佛，求生淨土。湯氏從其言，遂逆來順受。在惡劣環境中，信心更加堅定。欣厭之念，更加懇切。茹素念佛，更加精進。一九八一年農曆三月十四日，進午餐時還健康，及至傍晚，其女即發現湯氏已在小室中坐化。尤有奇特者，坐椅無靠背，湯氏竟挺身端坐，面色如生。「縱然是最親近之子女，比起如摩尼珠的阿彌陀佛，猶如聚墨般。心有至寶可得全心投靠，放下一切萬緣，到最後一刻能心無掛礙，已是難得，更何況身無靠背，實是令人萬分讚歎與佩服。信受佛語能達到如此瀟灑、自立，淨土行人應當直下承擔。

#### 四、樂謗三昧之宿因

佛言：「菩薩聞是三昧信受持修行者，四面皆擁護無所畏持戒完具，是為高明。智慧深入，當分布語人，展轉相教，當

令是三昧久在世間。」。

《賢護分》在此段經文之前，有文云：「或有比丘，信根深厚慧根明利，已於過去諸如來所，親近承事聽聞正法，如教修行種諸善根，彼等聞此菩薩念佛現前三昧，即能讀誦思惟義理。」聞此三昧能生信、讀誦、受持，乃至如法修行者，皆過去世曾值佛聽法，種諸善根。故今世能發心護法、傳教。

《龍舒增廣淨土文》：「大慈菩薩勸修西方偈云：能勸二人修，比自己精進勸至十餘人，福德已無量。如勸百與千，名為真菩薩，又能過萬數，即是阿彌陀。」阿彌陀佛因地五劫思惟弘願，不可思議兆載永劫，積植菩薩行，作佛嚴土，就是為了成熟眾生。所以能勸人念佛求生，皆是隨喜這艘度苦眾生、往極樂邦的大願船，直下承擔如來家業。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故化導人修行淨土，功德無量。

佛言：「癡人自於前世不供養作功德，反自貢高，多行誹謗嫉妒，貪財利故欲求名譽，但欲譁說不信深經，聞是三昧不信不樂不學，反誹謗是經，言非佛所說。」。

聽聞此三昧，不如法修，但求名聞利養者，乃過去世時，不供養佛、種諸善根，但以驕慢心，自是非他，專求利養。故於今世，雖遇法寶，不能守護、流通。

#### 五、信疑三昧之宿因來果

佛告毘陀和：「今我故語汝如是，若善男子善女人，持珍寶滿三千國土布施，設有是功德，不如聞是三昧信樂者，其福過彼上。」。

此為世間財供養，與如說修行供養，二者功德之較量。以一國土之珍寶供佛之功德，尚不如聽聞、信樂此三昧。《華嚴

《經》中云：「諸供養中，法供養最。」。

佛告颺陀和：「如我所說無有異，今故說是語耳。今見我說是三昧有疑者，其人卻後除在惡師邊，正使善師所其功德不足言，如是輩人，轉與惡師從事，聞是三昧不信不樂不學。何以故，其所更佛少，智慧少故不信耳。」。

本文於《賢護分》具足說云：「賢護，此眾有人今在我前，親聞我說如是三昧，於我滅後其所生處，還復得聞是三昧寶，雖聞不信，誹謗毀訾，遠離善友，隨逐惡人。賢護，復有一人，於善人所聞是三昧深妙經典，尚不生信，不以為實，不能開解，況惡人處聞是經典，寧能生信而復開解？何以故？賢護，諸佛如來所言難信，諸佛世尊智慧難知故。」。

有人善根鮮少，雖今日在法會中坐，聽佛說此三昧，但生

疑惑，不生信樂。此人後世當隨業力，跟隨惡友，從事惡師。因為其過去世時，值遇佛少，智慧不足的緣故。

佛告颺陀和：「其有聞是三昧，不輕笑，不誹謗，不疑，不乍信、乍不信，歡喜樂書學誦持者，我悉豫知見之，其人不獨於一佛二佛所作功德，悉於百佛所聞是三昧，卻後世時聞是三昧。書學誦持守之一日一夜，其福不可計，自致得阿惟越致，所願者得。」。

有人聞此三昧，歡喜信樂、受持讀誦，是人當來得成佛道。因其前世值遇多佛，已聞此般舟三昧法。

書學誦持經文，即是念念與佛相見，故功德難思議。《法華傳記》：「釋僧衍，誦《法華經》，欣求安養。以經云即往安樂世界故也。每日一遍，三年成千部。夢自身左右生羽翼，

以法華文字為文綵，欲飛翔身自輕，即飛去西方。到七寶地，宮殿相並，天人滿中，顧視己身，羽翼頓成大寶蓮華臺。一一文字，變作文六佛身，各說偈云：汝在濁世誦妙法，眾生業障唯見字，實是三身圓滿佛，今成羽翼復本身。聞偈見臺，六萬九千三百餘化佛坐葉上，臺上佛是阿彌陀佛也。」。

佛告颺陀和：「聽我說譬喻，有人取一佛剝悉碎如塵，取一塵皆復盡破，如一佛剝塵，云何是塵數寧多不也？」颺陀和言：「甚多！甚多！天中天。」。

此段經文敘述極多之量，本經文於《賢護分》為：「譬如有人取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大地盡末為塵，復取一切草木枝葉，不問大小皆為微塵，彼人爾時於彼塵聚，取一微塵破壞分析，還令得作爾許微塵，然後復取彼一切塵，次第分析皆令等

彼初微塵數。賢護，於意云何，是微塵數可謂多不？賢護答曰：甚多世尊。」。

「取一佛剎悉碎如塵，取一塵皆復盡破，如一佛剎塵——此說明數目有多少。一佛剎皆磨為塵，再取其中一塵，盡磨破碎，如一佛剎之微塵數。如是此一佛剎，塵塵皆如是。以此為其數目。」

佛言：「有菩薩盡取一塵置一佛剎，其數爾所佛剎，滿中珍寶悉持供養諸佛，其福功德少少耳。不如聞是三昧學書誦持，為他人說守，須臾間聞，是功德不可復計。何況已得是三昧悉具足者。」。

「取一塵置一佛剎，其數爾所佛剎，滿中珍寶——此說明容量多少。每一塵皆充滿一佛剎量的珍寶，每一微塵悉皆如

是。

何以修學經法之功德，如是之大？以合於自性故。法皆有體相用，合於自性則稱性起用。如念佛得力，則可引發本具無量性德。但若起瞋心，則有因緣、時節性，以不合自性故。

又自性深廣度，極難思議，無有際畔。例如以水管、水桶澆水，耗時費力；下一場雨，頓時即解大地乾旱。相應於自性，剎時周遍一切。

問：布施供養之功德與法供養之功德，二者無法相比。如何將有為功德轉成自性功德？

答：如修布施，而不住著於布施相。如《金剛經》：「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，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須菩提，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，何以故？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」念佛亦如此修。佛號分明，且

不住著於此，方得入一心。入一心即入自性無為。此一心實在無所有，才說一心，即失此一心。此一心非文字、語言、心緣相，不可以文字、語言、心緣相求。雖不可得，一心遍滿，佛號所到處，即此一心所在。個中滋味，行者自知。亦如煮菜，不住鹹酸甜等味，方得入於一味。雖入一味，而鹹酸甜等味具足。雖具足，而無法說出是鹹、是酸、是甜。若可嚐出是鹹味或酸味，則都失去那一妙味。

## 六、偈頌

佛爾時說偈言：「若有菩薩求眾德，當說奉行是三昧，信樂諷誦不疑者，其功德福無齊限。如一佛國之世界，皆破壞碎以為塵，一切佛土過是數，滿中珍寶用布施，不如聞是三昧者，其功德福過上施。引譬功德不可喻，囑累汝等當勸教，

力行精進無懈怠。其有誦持是三昧，已為面見百千佛，假使最後大恐懼，持是三昧無所畏。行是比丘已見我，常為隨佛不遠離，如佛所言無有異。菩薩常當隨其教，疾得正覺智慧海。」。

此乃重頌，經義合前長行文。

「假使最後大恐懼，持是三昧無所畏」——臨終將捨離此身心、世界，是一生中最大的恐懼。但有信願引導者，則可視死如歸，安詳自在。《廬山蓮宗寶鑑》：「廬山尊者弟子僧濟。臨終之際，尊者遺燭一枝曰，汝可運想西方，濟執燭注想金容，攝心無亂。復請僧眾誦十六觀經。五更，濟以燭授同袍，遂假寐。及寤曰：吾夢見阿彌陀佛垂手接引，吾當去矣。言訖右傷而逝。此非戒定慧之所熏修，而豈能溫容軟語於生死岸頭耶。可謂得路便行無罣礙，等閑抹過死生關。」臨終之際，我

我所一切皆捨離，無復相隨。其無依無助，非常人所能體會，唯有自身感受可以領知。當此之時，尚能若無其事，面不改色，從容溫婉。假使其內心世界沒有恒常充盛與喜悅，於此交替之際，那能自得若此，無有絲毫的驚慌恐懼？

## 肆、四輩品第五

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：「我本土佛而見難曰：汝曹何為詣忍世界，忍土五逆剛強弊惡，貪嫉姪妒罵詈咒咀，心多瞋毒轉相傷害，麤獷慵悞佻張難化，勿至忍界自深勞穢。我等皆復重自啟曰：力能堪任來至忍界，正使遭值眾惱諸害火燒刀割，終無恨意。世尊及諸正士，乃能勞謙忍誨群生，願樂禮侍諮受深經。我本土佛乃見遣聽，重復敕曰：往，族姓子，從意順時，牢自持心慎勿懈怠。如我本土百千劫行，不如忍世精進

一旦。」。

「忍世界」即指娑婆世界，此處眾生，貪瞋癡熾盛，轉相傷害。故處於本土修行極艱難、辛苦，但既為此世界之眾生，則當自勵，深懷慚愧、懺悔。本經對四眾弟子，每一輩皆有當精進修治的重點，故稱四輩品。

## 一、比丘

### △畏苦持戒

颺陀和白佛：「難及天中天，若有棄愛欲作比丘聞是三昧。當云何學？云何持？云何行？」佛言：「棄愛欲作比丘欲學是三昧者，當清淨持戒，不得缺如毛髮，常當怖畏於地獄痛苦，遠離於諛諂，是為清淨。」。

「天中天」——天中之最勝尊。此為讚歎佛陀，極為尊貴。

「云何學？云何持？云何行？」——云何聽聞、讀誦、受持，如法修行？

「清淨持戒」——戒乃聖法，即聖人所行之法。但對凡夫未入聖流，所行不合應於聖法，故云不得如何，不得如何。以去除如斯不清淨，即得入聖行故。如行走不得左右顧視、不得掉臂……等，自然如聖人之行。

《事鈔》：「初言聖道本基者，如《成實》云：戒如捉賊，定如縛賊，慧如殺賊。三行次第賢聖行之。即經云：依因此戒，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。又律云：為調三毒令盡故，制增戒學。又云：戒者行根面首，集眾善法三昧成就。又《智論》云：若無此戒，雖諸苦行皆名邪行。即經云：諸善功德皆不得生。」欲修定慧，以戒為道基。因戒能除去惡法，導示正行。本立而道生，若不持戒，無有穩固的道基，則修諸餘行，

何得安立於上？故修三昧需重視持戒。

問：修三昧首需「清淨持戒」何以故？

答：以怖畏地獄苦。欲脫地獄苦，需堅持淨戒，時刻提起正念防護身口。下段經文，則進一層講持戒波羅蜜。

「不得缺如毛髮」——《資持記》：「《百喻經》云：有人養牛二百五十，其一大者為虎所食。其主念言：數既不全，何用看守。遂一時殺之。愚癡比丘亦爾，既犯一戒，餘即雷同，頗符此意。」凡夫之心性，容易墮落，樂於放逸，是故不應以惡小而為之。此不在於所作之小小惡業，而在於對三業之不防護，則過患無窮。如上文經中所說之比丘，犯一戒，而戒禁之心全失，當慎警惕。

「常當怖畏於地獄痛苦」——不論犯重戒輕戒，所感果報，皆在地獄。而以心之緩急，論其生處。《徹悟禪師語錄》：

「若以緩軟心，念下品十惡，即墮畜生法界，或以緩急相半心，與中品十惡相應，便墮餓鬼法界。若以猛熾心，與上品十惡相應，即墮地獄法界也。」。

《觀音義疏記》：「大經云：如人帶持浮囊，欲度大海。有一羅刹乞此浮囊。初則全乞，其人不與。次乞其半，次乞三分之一，次乞手許，後乞微塵許。其人念言：若與塵許，氣當漸出，何由度海？故悉不與。護持禁戒亦復如是。常有煩惱羅刹令人破戒。若破根本如全與，破僧殘如半與，破捨墮如與三分之一，破波夜提如與手許，破突吉羅如與塵許。所破雖少，若不發露則不能度生死彼岸。菩薩護持重禁及突吉羅等無差別。」。

「遠離於諛諂」——持戒免三塗苦，得人天樂。乃自作自受之個人承擔，與外境毫不相關。故當遠離於向外獻媚諛諂。諛

諂與正直心不合，三昧不成。

《成實論》：「今當論三昧。問曰：三昧何等相？答曰：心住一處是三昧相。問曰：是心云何得住一處？答曰：隨所多習於此處住，若不多習則速捨離。問曰：當云何習？答曰：隨所樂習。問曰：云何能樂？答曰：身心麤重名苦。以猗法除身心麤重相，則能生樂。問曰：云何生猗？答曰：以歡喜因緣故身心調適。問曰：云何生喜？答曰：從念三寶及聞法等，心悅故生。問曰：云何心悅？答曰：從清淨持戒，心不悔生。」故知此乃調鍊心之過程。先持淨戒，令心不悔，不悔則心能安定。泰安穩定的心性，才能往喜悅及輕安的方向發展。

堅持淨戒，對於助修三昧甚為有力。何以得見？先約意業而言，修三昧時，若持戒者，此人雖打妄想，不出戒守範圍，如雞被雞籠罩住，跑不出籠外一般。例如，受八關齋戒者，不

必費心籌想晚餐。反之無持戒者，可打妄想的範圍較前者大，故要集中心力攻克處亦較多，當然事倍功半了。若通約三業，則更重要了。恩師智公上人，於《佛七講話》云：「我告訴大家一個法門，可以隨緣修，就是持戒。不管你作事、作工，甚而言之，吃飯、睡覺，在什麼時間，都能夠持戒。你如果持戒謹嚴，他一定三業清淨。三業清淨就幫助你淨除雜念，一心念佛。」。

### △勿缺於戒

「云何為缺戒也？」佛言：「求色。」「云何為求色？」佛言：「其人意念我持戒自守，使我後世生，若作天，若作遮迦越王，如是為樂愛欲，是為缺戒。」。

「缺」戒：不圓滿，即持戒懷有所得心。以持戒是修習三

昧之助緣，成就三昧，則見法無所有，即從有為轉入無為，持戒波羅蜜方圓滿。如何轉易？以有為戒法收攝三業，入於一心清淨，此清淨心即是也。如學開車，初學時需有步驟，純熟後，便無法分割出那些是理論，那些是經驗。持戒就是如此，若懷有所得心，則無法貫徹始終，僅得皮毛，不見全貌。

求「色」——有為法。

「遮迦越王」——此是梵語，譯曰轉輪聖王。

如何得入持戒波羅蜜？《大般涅槃經》云：「善男子，譬如世間有諸大眾，滿二十五里。王敕一臣持一油鉢，經由中過，莫令傾覆。若葉一蒂，當斷汝命。復遣一人拔刀在後，隨而怖之。臣受王教，盡心堅持，經歷爾所大眾之中。雖見可意五邪欲等，心常念言：我若放逸，著彼邪欲，當棄所持，命不全濟。是人以是怖因緣故，乃至不棄一蒂之油。菩薩摩

訶薩，亦復如是。於生死中，不失念慧。以不失故雖見五欲，心不貪著。若見淨色，不生色相，唯觀苦相。乃至識相亦復如是。不作生相，不作滅相，不作因相，觀和合相。菩薩爾時五根清淨，根清淨故護根戒具。一切凡夫，五根不淨，不能善持名曰根漏。菩薩永斷，是故無漏。如來拔出永斷根本，是故非漏。」是菩薩所謂失念，乃於外塵，不如實知見，和合無實有之相，則為缺戒，是名樂愛欲。若如實知見，則可見相本貌，根不染塵，五根則清淨。

若就此佛念，就是戒。《念佛鏡》云：「由念佛故滅除諸罪，即是持戒。」正念佛時，明白清楚，不攀他緣，無有異想，正念不失。不住此念，內無守之功，故不住於念；不緣念外，外無散之亂，亦不住於境。句句如斯無雜無間，只止一句彌陀聖號，當下具足持戒波羅蜜。

不僅持戒要無所求，才得波羅蜜，佛法中一切諸行皆如此成就。《念佛人》中有個故事：「伊勢的某婦人，為出離之大事而煩惱，久以不能坦直接受本願的教化為苦。阿園告訴那位婦人說：『我曉得一種一定能安心的祕傳妙法，妳不想奉行個兩、三年？』婦人很高興地答說：『只要是為了後生大事打算，任何事我都肯做。』阿園便教她：『今後三年，妳就不停地念著：沒關係，無所求。』婦人很高興地回去了。但三、四天後，婦人又來了：『我聽從妳的話，三天之內從早到晚都唸個不停，但心中的苦惱一點也沒改變，這麼下去有何指望？』阿園說：『沒關係，無所求。』婦人又說：『還是什麼也沒有，心中毫無變化。』阿園再說：『沒關係，無所求。』此時，婦人才突然領悟到凡夫之身的得救，因而開心歡喜地雀躍念佛。」。

### △述其行法

佛告颺陀和：「其有欲學是三昧者，清淨自守持戒完具，不諛諂，常為智所稱譽。於經中當布施當精進，所志當彊，當多信，當勸樂。」。

「其有欲學是三昧者，清淨自守持戒完具」——想要修學般舟三昧，以戒為首要條件。《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》：「欲離諸生死，安隱到涅槃，一切如來說，持戒最第一。戒如清涼池，能生諸善花，亦如猛熾火，能燒諸惡草。戒善持行者，如鳥飛虛空，不懼墮生死，諸趣惡道中。惡道大毒龍，無明諸羅剎，見持淨戒者，恭敬捨害心。一切諸如來，安隱住涅槃，斷諸惡趣道，皆由持戒故。是故諸佛子，欲求無上道，堅固諸善本，持戒波羅蜜。」三世諸佛皆由持戒捨離惡趣，堅固善本。不只三昧由持戒得，安隱涅槃，亦從此得成就。如萬丈高樓平

地起，腳跟不著地，終究建不起高樓大廈。

「不諛諂」——次需不諛諂，不求有為之果報。

「當布施、精進」——此略云六度。

「所志當彊」——當志勤求無上佛道。

「當勸樂」——以上自利，此為利人。勸發他人，樂修此般舟三昧。

「承事於師視當如佛。得三昧疾設不恭敬，輕易欺調於師，正使久學是三昧疾忘之。」佛告颺陀和：「是菩薩若從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聞是三昧當視如佛常敬尊，不當持諂意向。菩薩不得有諂意，常當至誠。」。

「不當持諂意向」——《婆沙論》：「心不端直者，其性喜行欺誑。」直心是道場，對善知識不得諂曲、迎其所好，所言

虛假。只為求其歡心，全不正直修道。雖身在善知識旁，聽聞三昧行法，以心不端直，非是法器，雖是久學，終不入法。

「至誠」——即真實也。內外一如，言如所行，行如所言，無有陰覆。不論人前人後，或見不見，皆不虛偽造作。《觀經疏》：「至者真，誠者實。欲明一切眾生身口意業所修解行，必須真實心中作。不得外現賢善精進之相，內懷虛假，貪瞋邪偽奸詐百端，惡性難侵事同蛇蝎。雖起三業，名為雜毒之善，亦名虛假之行，不名真實業也。」。

但若無善知識教授，無得入法修行，或者不得其門而入，或者盲修瞎練。今得出家，又得聞妙法，飲水思源，故視師當如佛。

「常樂獨處止，不惜身命，不得憊望人所索，常行乞食不

受請，自守節度所有趣足而已，經行不得懈臥，如是經中教學是三昧當守如是。」。

前云於善師所，得聞是般舟三昧，此云專精行道修學。於身於心，內外交涉，一併通皆放下。現前所有日用資身，足以辦道即可。如此方得如本經行品所說，專攻三昧，剋期取證。

**颺陀和白佛：**「難及天中天，後世若有懈怠菩薩，聞是三昧不肯精進學，當云何？」。

「後世若有懈怠菩薩，聞是三昧不肯精進學，當云何」——此段經文比對別譯本，文意較明顯，《般舟三昧經》：「若有後世懈怠菩薩，聞是三昧已不肯精進，其人自念，我當於後當來佛所，索是三昧耳。云何言？我曹身羸極有病瘦，恐不能求。聞是經已，懈怠不精進。」。

「懈怠」——心無堪任性，鬆懈懶散。《長含》：「云何八退法？謂八懈怠法。何謂八懈怠？比丘乞食不得食，便作是念：我於今日下村乞食不得，身體疲極，不能堪任坐禪、經行，今宜臥息。懈怠比丘即便臥息，不肯精勤。未得欲得、未獲欲獲、未證欲證，是為初懈怠。懈怠比丘得食既足，復作是念：我朝入村乞食，得食過足，身體沈重，不能堪任坐禪、經行，今宜寢息。懈怠比丘即便寢息，不能精進。未得欲得、未獲欲獲、未證欲證。懈怠比丘設少執事，便作是念：我今日執事，身體疲極，不能堪任坐禪、經行，今宜寢息。懈怠比丘即便寢息。懈怠比丘設欲執事，便作是念：明當執事，必有疲極，今者不得坐禪、經行，當豫臥息。懈怠比丘即便臥息。懈怠比丘設少行來，便作是念：我朝行來，身體疲極，不能堪任坐禪、經行，我今宜當臥息。懈怠比丘即便臥息。懈怠比丘設

欲少行，便作是念：我明當行，必有疲極，今者不得坐禪、經行，當豫寢息。懈怠比丘即便寢息，不能精勤。未得欲得、未獲欲獲、未證欲證，是為六懈怠比丘。設遇小患，便作是念：我得重病，困篤羸瘦，不能堪任坐禪、經行，當須寢息。懈怠比丘即尋寢息，不能精勤。未得欲得、未獲欲獲、未證欲證。懈怠比丘所患已差，復作是念：我病差未久，身體羸瘦，不能堪任坐禪、經行，宜自寢息。懈怠比丘即尋寢息，不能精勤。未得欲得、未獲欲獲、未證欲證。」總而言之，不論遇到乞食、執事、行路、患病等任何因緣，由心懈怠，都有理由休息，不肯用功辦道。

「若有菩薩精進欲學者，我輩當隨是經教之。」。

「精進」——《長含》：「云何八精進？比丘入村乞食，不

得食還，即作是念：我身體輕便，少於睡眠，宜可精進坐禪經行。未得者得，未獲者獲，未證者證，於是，比丘即便精進，是為初精進比丘。乞食得足，便作是念：我今入村，乞食飽滿，氣力充足，宜勤精進坐禪經行。未得者得，未獲者獲，未證者證，於是比丘即尋精進。精進比丘設有執事，便作是念：我向執事，廢我行道，今宜精進坐禪經行。未得者得，未獲者獲，未證者證，於是比丘即尋精進。精進比丘設欲執事，便作是念：明當執事，廢我行道，今宜精進坐禪經行。未得者得，未獲者獲，未證者證，於是比丘即便精進。精進比丘設有行來，便作是念：我朝行來，廢我行道，今宜精進坐禪經行。未得者得，未獲者獲，未證者證，於是比丘即尋精進。精進比丘設欲行來，便作是念：我明當行，廢我行道，今宜精進坐禪經行。未得者得，未獲者獲，未證者證，於是比丘即便精進。精

進比丘設遇患時，便作是念：我得重病或能命終，今宜精進。未得者得，未獲者獲，未證者證，於是比丘即便精進。精進比丘患得小差，復作是念：我病初差，或更增動，廢我行道，今宜精進坐禪經行。未得者得，未獲者獲，未證者證，於是比丘即便精進坐禪經行，是為八。」此精進者，無論因緣如何，皆自勵力用功，故得成滿所辦事宜。

同樣的事務，由心懈怠或精進不同，決定其所要採行的作為。想想，是不是應該好好教育這樣無常的心？

**佛言：「善哉，颺陀和，我助其歡喜，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皆助歡喜。」。**

### △偈頌

佛爾時頌偈言：「如我所說悉受持，常獨處止行功德，自守節度不聚會，常行乞食不受請。敬於法師視如佛，除去睡眠志開解，常自精進無懈怠，如是行者得三昧。」。

此為總說長行文之重頌。

### 二、比丘尼

#### △述其行法

毘陀和白佛：「比丘尼求菩薩道，欲學是三昧。當云何行？」。

佛言：「比丘尼求是三昧者，不得自高，常當卑謙，不得自貴，不得自大。不得嫉妒，不得瞋恚。不得貪財利色，常當清淨，不得惜軀命。常樂經法念多學問，當棄姪怒癡，不得

貪好服飾珠環，當為智者稱譽。當敬善師視如佛，不得有諂意。」。

「不得自高。常當卑謙」——貢高與謙卑二者不相容，無法並存。修行人應態度謙下，方能入道修行。《夏雨清涼》：「修道人處下不處高。佛說過，高者必墮。老子也說過，修道如水，大海處下，才成其為大。」站在岸邊大海盡收眼底，以為海就這麼大。要愈深入大海，才愈發覺自身渺小。

為何需謙卑？為折伏心意。修道人能折伏心意，方能入道。如密勒日巴尊者，為其上師一再折伏心意，才有最後不朽的證悟。

《大乘寶雲經》：「謙卑故，憍慢不生。」常令自心處於卑下，自然障道的憍慢心，無由生起。於一切順逆境，才有道可修。如《法苑珠林》：「欲行此行，唯須自卑，推德與他。」

如拭塵巾，攬垢向己，持淨與人。故經云，退而得者，佛道也。」。

「不得自貴，不得自大」——不得自認尊貴、了不起。上乞法食以長慧命，下乞飲食以養色身。自己一無所有，全賴他人。且所修證，共通一切眾生，故無需自大。且正因如此，道才增長。《念佛人》中有則故事：「有一天，長松到七三郎家拜訪，彼此暢談佛到深夜，當晚住在七三郎家中。長松就寢後想：『七三郎此人是位有名的同行，但他的佛法知見未及我深入。』可是，到了夜裡，睡在鄰室的七三郎突然醒來，把身旁的妻子叫醒說：『夜實在很長，一睡就睡到天亮太可惜了！妳醒醒，起來享受享受喜悅吧！』妻子醒來，兩人一起念佛，不久又入睡。須臾後，妻子叫醒七三郎，兩人又繼續稱名念佛。長松未曾熟睡，從頭到尾都聽見了，不禁羞愧無地自容。從

此，一生都深戒憍慢之心，成為真正虔敬無我地感受喜悅的同行。」。

### △偈頌

佛爾時頌偈言：「若比丘尼求三昧，常當精進勿懈怠，無得聽於貪欲心，除去瞋恚自高貴。不得慢欺及調戲，常行至誠立一信，恭敬善師視如佛，如是行者得三昧。」。

此為總說長行文之重頌。

### 三、優婆塞

#### △述其行法

颯陀和白佛：「若有居士修道，聞是三昧欲學者，當云何行？」。

佛言：「居士欲學是三昧者，當持五戒令堅。不得飲酒，亦不得飲他人；不得與女親熟，不得教他人。」。

「常持八關齋，當於佛寺中」——《賢護分》：「修八關齋，恒住伽藍。」常在佛寺中，受持八關齋戒。

居士修學般舟三昧應注意三項，第一項：堅持五戒。

《無量壽經義疏》：「何故但明此五？由世人喜造，故徧彰也。」五戒制身、口。先清淨身、口業，方能進趨修正意業。

一者殺戒。殺乃重暝，人趣報勝，堪受道法，故應戒止。

二者盜戒。資身之具，人情保重，盜則惱他，故應戒止。

三者婬戒。婬乃重貪，愛結纏心，不能捨離，障道之源莫過於此。

四者妄語戒。為求利養，惑亂群心，欺誑於世，是所不當

行。

五者酒戒。酒令人志性狂猖，廣興諸惡，妨修廢業，生患之本，故應戒止。

造此五惡業，將感五痛、五燒的苦果，是與極樂相對的。《無量壽經》云：「今我於此世間作佛，處於五惡五痛五燒之中，為最劇苦，教化群生令捨五惡，令去五痛，令離五燒，降化其意令持五善，獲其福德度世長壽泥洹之道。」。

且不持淨戒，三昧不得成就。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：「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斷心婬，是名如來先佛世尊，第一決定清淨明誨。是故阿難，若不斷婬修禪定者，如蒸砂石欲其成飯，經百千劫祇名熱砂，何以故？此非飯本，砂石成故。……第二決定清淨明誨。是故阿難，若不斷殺修禪定者，譬如有人自塞其耳，高聲大叫求人聞，此

等名為欲隱彌露。……第三決定清淨明誨。是故阿難，若不斷偷修禪定者，譬如有人水灌漏卮欲求其滿，縱經塵劫終無平復。……第四決定清淨明誨。是故阿難，若不斷其大妄語者，如刻人糞為栴檀形，欲求香氣無有是處。」。

此中四種清淨明誨，即是四重戒法。婬心非是修定之因，故不持婬戒欲得禪定，如蒸沙石欲其成飯，終不能成。不斷殺欲修禪定，乃背道而馳，故云「欲隱彌露」。不斷盜而修禪定，邊修邊漏，如灌水入補魚用的竹籃，不可能滿。妄語非淨法，故不斷妄語修禪者，如將糞刻成栴檀形，亦無法發出香氣。堅持五戒，身器清淨，方始攝念不忘，進剋三昧。

「不得有恩愛於妻子男女，不得貪財產。常念欲棄家作沙門。常持八關齋，當於佛寺中。常當念布施，布施已不念我自

當得其福，用為一切施。常當大慈敬於善師。見持戒比丘，不得輕易說其惡。作是行已，當學守是三昧。」。

居士學三昧應注意第二項：去戀眷心。

「不得有恩愛於妻子男女」——是去除對家眷的貪著。故能「常念欲棄家作沙門。常持八關齋，當於佛寺中。」。

「不得貪財產」——是去除對財產的貪著。故能「常當念布施，布施已不念我自當得其福，用為一切施。」用為一切施是指，為一切眾生而行布施。

居士學三昧應注意第三項：敬事善知識。

### △偈頌

佛爾時頌偈言：「居士欲學是三昧，當持五戒勿毀缺，常當思欲作沙門，不貪妻子及財色，常八關齋於佛寺。不得

貢高輕蔑人，心無榮冀思所欲，奉行經法心無諂，棄捨慳貪常惠施。常當奉敬比丘僧，常志一行勿懈怠，學是三昧當如是。」。

此為總說長行文之重頌。

#### 四、優婆夷

##### △述其行法

毘陀和白佛：「優婆夷聞是三昧欲學者，當云何行？」佛言：「優婆夷欲學者，當持五戒自歸於三。何等為三？自歸命佛、歸命法、歸命比丘僧。不得事餘道，不得拜於天，不得祠鬼神，不得視吉良日。不得調戲，不得慢恣有色想。不得有貪欲之心，常當念布施。歡樂欲聞經，念力學問敬重善師，心常拳拳不得有懈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過者，以坐席賓食之。」。

優婆夷欲學三昧，應當修習：受三歸五戒。

「當持五戒，自歸於三」——歸依佛寶，以覺悟者為皈依處，學習智慧，斷一切疑惑，故「不得事餘道，不得拜於天，不得祠鬼神，不得視吉良日」。佛教徒皈依三寶，應有正確的人生觀，自我覺醒、自我操縱命運。對不可知的未來，不向外道等卜問，求乞安心。《念佛人》：「有一天，妻子正給五助燒灸時，來了位商人，見狀便說：『今天是遠行日，不要燒灸。』五助老實地答道：『謝謝你，既然如此，我還是不讓她燒了。』五助的妻子說：『在佛法的道理中，那有什麼好日子、壞日子的分別？你別聽他的，繼續燒。』五助示意妻子還是別燒。一會兒之後，商人離去了，五助又要妻子為他燒灸，妻說：『今天是遠行日，你方才不是說不燒灸了嗎？』五助答道：『遠行日已去，你還是幫我燒吧！』」。

「不得調戲，不得慢恣有色想，不得有貪欲之心。常當念布施，歡樂欲聞經。」——皈依法故。身心以法為準則來行持，令善安住。

身善安住於法——「不得調戲」，「常當念布施」。

心善安住於法——「不得慢恣有色想。不得有貪欲之心」，「歡樂欲聞經」。

「念力學問敬重善師，心常拳拳，不得有懈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過者，以坐席賓食之。」——皈依僧故。敬奉、學問，勤勉不懈。

「心常拳拳」——心常勤勉。對自己用功，可能尚可勤心勉力為之，而要用來敬重善師，可能就要考量了。《念佛人》有云：「他深信相應於己身的本願之理，自認相續於報恩念佛。他時常說：『要是跟工作商量一下，就參詣不成了，可是若與

無常商量一下的話，就很容易成行了。』如此，他經常出入寺院與道場。」。

問：為何要選擇皈依三寶？

答：世出世間中三寶最究竟、圓滿，能作苦海舟航，令無有依怙的眾生，得以解脫生死大畏懼，故眾生應當一心皈依。《增壹阿含經》云：「彼云何名為歸佛之德？諸有眾生，二足、四足、眾多足者，有色、無色，有想、無想，至尼維先天上。如來於中，最尊、最上，無能及者。由牛得乳，由乳得酪，由酪得酥，由酥得醍醐，然後醍醐於中，最尊、最上，無能及者。此亦如是。諸有眾生，二足四足、眾多足者，有色、無色，有想、無想，至尼維先天上。如來於中，最尊、最上，無能及者，諸有眾生承事佛者，是謂承事第一之德，以獲第一之德，便受天上、人中之福，此名第一之德。」。

云何名為自歸法者？所謂諸法，有漏、無漏，有為、無為，無欲、無染，滅盡、涅槃。然涅槃法於諸法中，最尊、最上，無能及者。由牛得乳，由乳得酪，由酪得酥，由酥得醍醐，然復醍醐於中，最尊、最上，無能及者。所謂諸法，有漏、無漏，有為、無為，無欲、無染，滅盡、涅槃。然涅槃法，於諸法中，最尊、最上，無能及者，諸有眾生承事法者，是謂承事第一之德，以獲第一之德，便受天上、人中之福，此名第一之德。

云何名為自歸聖眾？所謂聖眾者，大眾大聚有形之類。眾生之中，如來眾僧於此眾中，最尊、最上，無能及者。由牛得乳，由乳得酪，由酪得酥，由酥得醍醐，然復醍醐於中，最尊、最上，無能及者。此亦如是。所謂聖眾者，大眾大聚者，有形之類眾生之中，如來眾僧於此眾中，最尊、最上，無能及

者，是謂承事第一之德，以獲第一之德，便受天上、人中之福，此名第一之德。」。

醍醐為諸食中之上味，由牛乳提煉出酪，再由酪提煉出酥，再由酥提煉出醍醐。經文中以醍醐譬喻佛為有情中之至尊，故當皈依；聖法為諸法中最究竟者，故當皈依；僧團為大眾團體中之最上者，故應皈依。

### △偈頌

佛爾時頌偈言：「優婆夷欲學三昧，奉持五戒勿缺毀，承事善師視如佛，不得拜天祠祀神。除去殺盜及嫉妒，不得兩舌鬥彼此。不得慳貪常念施，見惡覆藏唯歎善。不得諛諂有邪姪，常當卑謙勿自大，敬事比丘比丘尼，如是行者得三昧。」。

此為總說長行文之重頌。

## 伍、擁護品第六

### 一、問修何法速得三昧

毘陀和菩薩、羅鄰那竭菩薩、憍日兜菩薩、那羅達菩薩、須深菩薩、摩訶須薩和菩薩、因坻達菩薩、和輪調菩薩。是八菩薩，見佛所說皆大歡喜，持五百劫波育衣布施，持身自歸，持珍寶供養。

「劫波育衣」——上服。

「持身自歸」——此處經文於《賢護分》為：「即以五百上服，奉覆世尊，復以多種供具供養世尊，心樂法故各以己身奉承如來。」八菩薩聞法得益，歡喜無以復加，以內外財，悉以供佛，以表無盡感恩之意。

佛告阿難：「毘陀和等五百人，人中之師，常持正法隨順教化，莫不歡喜，樂隨侍者心淨無欲。」。

經文於《賢護分》為：「爾時世尊，告阿難言：是賢護菩薩，當於彼等五百徒眾，而作義師，說諸法要，教化慰喻令彼歡喜。」。

「樂隨侍者」——隨侍善知識身旁，則可隨時應機受教，而修習入道，獲得解脫。《中含》云：「若奉事善知識者，未聞便聞，已聞便利。如是善知識，若奉事者，便習奉事。若有奉事，便習往詣。若有往詣，便習聞善法。若有聞善法，便習耳界。若有耳界，便習觀法義。若有觀法義，便習受持法。若有受持法，便習翫誦法。若有翫誦法，便習觀法忍。若有觀法忍，便習信。若有信，便習正思惟。若有正思惟，便習正念、

正智。若有正念、正智，便習護諸根、護戒，不悔、歡悅、喜、止、樂、定、見如實、知如真、厭、無欲、解脫。若有解脫，便習盡智。」。

時五百人，皆叉手立佛前。颺陀和白佛：「菩薩持幾事，疾得是三昧？」佛言：「有四事，一者、不信餘道，二者、斷愛欲，三者、當清淨行，四者、無所貪，是為四。」。

「一者、不信餘道」——佛法與外道最基本的揀別是般若空慧，如實照見一切法，故當皈依佛，學佛之無上智慧。

「二者、斷愛欲」——當皈依法，修定以除欲著。修行念佛法門，當如《行策大師淨土警語》：「今時淨業人，終日念佛懺罪發願，而西方尚遙，往生弗保者無他，情與愛猶未拔除故也。若能將娑婆恩愛，視同嚼蠟，不管忙閑動靜，苦樂憂喜，

靠著一句佛號。一切境緣，無能動搖，煩惱魔軍，無始情識，銷鑠無餘，此人雖現處五濁之鄉，已渾身坐在蓮華國裡。」對娑婆世界之戀著心一起，西方淨土即在十萬億佛土之外。雖發願往生，終困在情識執著裡。境緣一來，不能把持，頓失正念。一失萬失，甚為可惜。

「三者、當清淨行」——當皈依僧，學清淨戒行，修正三業。

以上即是三無漏學。

「四者、無所貪」——不貪染三界。

二、如法行者，得現世利樂

「如是行者，今世即得五百功德。譬如慈心比丘終不中毒，兵刃不加，火不能燒，入水不溺不害，正使劫盡燒時，墮

是火中，火即為滅，喻如大水滅小火。菩薩持是三昧者，若帝王、若賊、若水、火，若龍、夜叉、蟒、師子、虎、狼，獠、獍、薜荔、鳩毘，一切毒獸及鬼神，欲燒人，欲殺人，欲奪人衣鉢，壞人禪，奪人念故，欲中是菩薩，終不能也，除其宿命不請。如我語無異也。」佛言：「持是三昧者，終不痛日若耳鼻口身體，心終不憂，除其宿命所作。」佛言：「是菩薩為諸天、龍、神，及阿須輪、夜叉鬼神、迦樓羅鬼神、甄陀羅鬼神、摩睺勒鬼神，若人非人，皆共讚譽是菩薩，皆共擁護承事供養，瞻視敬仰思欲相見，諸佛世尊亦然。是菩薩所未誦經前所不聞持，是三昧威神悉自得之，若晝日不得者，夜於夢中悉得之。」佛告颺陀和：「其有持是三昧者，我說其功德，一劫復過一劫，不可盡竟，略說其要爾。」。

「五百功德」——比喻功德甚大。吾人雖未至淨土，於此惡

世，當急修功德，速出三界火宅。《無量壽經》云：「譬如大火焚燒人身，人能於中一心制意，端身正念，言行相副，所作至誠，所語如語，心口不轉，獨作諸善，不為眾惡者，身獨度脫，獲其福德度世上天泥洹之道。」從此穢土通往西方淨土，所要乘的就是功德船。而於諸善法中，制心念佛最為上善。故《觀經》說念佛人，是人中芬陀利花。《念佛鏡》：「若念佛者，是人中芬陀利華，此華者，諸華中極好，若念佛者，一切人中最好，故以為喻。滅除諸罪，故是好眾生。」此非一般善人而已，乃於心中存著佛念、淨念，心清淨故，身、口亦淨，三業清淨，所作皆淨土資糧，於其周圍可感受淨土氣氛，故是妙好人。

「慈心比丘終不中毒」——此比丘具慈悲心，如大熔爐，可化解諸不吉祥。故不論人、非人，乃至無情，皆悉不能為害，

甚且轉而擁護承事。受持普賢大願亦有如斯不思議力，於《華嚴經》云：「或復有人，以深信心，於此大願，受持讀誦，乃至書寫一四句偈，速能除滅五無間業，所有世間身心等病，種種苦惱，乃至佛刹極微塵數一切惡業，皆得銷除。一切魔軍，夜叉羅刹，若鳩槃荼若毘舍闍，若部多等，飲血噉肉諸惡鬼神，皆悉遠離，或時發心，親近守護。」。

另於《法華經》云：「假使興害意，推落大火坑，念彼觀音力，火坑變成池。或漂流巨海，龍魚諸鬼難，念彼觀音力，波浪不能沒。或在須彌峰，為人所推墮，念彼觀音力，如日虛空住。」故知相應於自性之大慈、大悲、大願等，皆具稱性德，一切妨難不能為礙，悉能過度，化為隨意自在。

「除其宿命不請」——與下文之「除其宿命所作」文異義同。表乃過去所造之業，且未具懺滅因緣，故需受其果報。

「瞻視」——隨時瞻視，不令有所匱乏。

「伽攬」——畜生道眾生。

「薜荔」——餓鬼道眾生。

「鳩埴」——畜生道眾生。

## 陸、勸助品第七

### 一、四種隨喜

佛告颺陀和：「菩薩於是三昧中，將有四事助其歡喜，過去佛持是三昧，助歡喜自致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其智悉具足。今現在十方無央數佛，亦於是三昧中，四事助歡喜得。當來亦當從是四事助歡喜得。我悉助歡喜。」。

「歡助」——隨喜義。四事助歡喜，即是四種隨喜。即對三世佛以及當來眾生起隨喜之心。因所緣對象不同，而分四種隨

喜：過去佛、未來佛、現在佛及與一切眾生願共成就，故名四種隨喜。

此段經文於《賢護分》說明甚清楚：「何等名為四種隨喜也？所謂彼菩薩摩訶薩應作如是念：如彼過去一切諸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各於往昔行菩薩時，皆因隨喜得是三昧，因三昧故具足多聞，由多聞故速疾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如我今日亦應如是，依因隨喜得是三昧，因三昧故具足多聞，由多聞故速得成就無上菩提。賢護，是為菩薩摩訶薩第一隨喜功德聚也。」

賢護，彼菩薩摩訶薩，復應如是念：如彼當來一切諸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行菩薩時，皆因隨喜得是三昧，因此三昧故具足多聞，由多聞故速疾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如我今日亦應如是，當因隨喜得是三昧，歸憑三昧求滿多聞，由多聞故

速疾成彼無上菩提。賢護，是為菩薩摩訶薩第二隨喜功德聚也。

賢護，是菩薩摩訶薩，復應如是念：而今現在無量無邊阿僧祇諸世界中，一切諸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各於往昔行菩薩時，亦因隨喜得是三昧，因是三昧故具足多聞，由多聞故現皆得成無上菩提。然我今日亦應隨喜，乃至為欲速成無上菩提故。賢護，是為菩薩第三隨喜功德聚也。

復次賢護，彼菩薩摩訶薩，復應如是念：我今已得仰學，三世一切諸如來本於過去行菩薩時，皆因隨喜得是三昧，皆因三昧具足多聞，皆由多聞而得成佛。今我以此隨喜功德，願與一切眾生共之，同生隨喜同獲三昧，同具多聞同悉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賢護，是為菩薩摩訶薩第四隨喜功德聚也。」  
由經文得知因起隨喜心而得三昧，因三昧而得具足多聞，因具

足多聞而速得成就無上菩提。故隨喜是成佛不可或缺的因心。

何謂隨喜？《妙法蓮華經玄贊》：「隨者順從之名，喜者欣悅之稱，身心順從，深生欣悅。」意即對他人所行，有利自他的善法，身調順，心隨順，且深生喜悅。因離苦得樂乃修學佛法的目的。此通於自作教他，自家離苦得樂固然歡喜，但隨喜他得樂，在修行上亦同等重要。以心能超越自我的苦難，才是與三昧的相應，況且三昧是以無分別心入門。

此等心量是泯自他相，而互為功德。如《大智度論》：「隨喜名有人作功德，見者心隨歡喜，讚言善哉，在無常世界中，為癡闇所蔽，能弘大心建此福德。譬如種種妙香，一人賣一人買，傍人在邊亦得香氣，於香無損，二主無失。如是有人行施，有人受者，有人在邊隨喜，功德俱得，二主不失，如是相名為隨喜。」唯有智之人能起隨喜心，隨他人樂事而生喜，

於外相無有任何損失、勞役，然於心中與自性相應，故得無邊功德。

## 二、隨喜之功德

佛告颯陀和：「是三昧中四事助歡喜，我於是中說少所譬喻。人壽百歲隨地行至者不休息，其人行過於疾風，寧有能計其道里不？」颯陀和言：「無有能計者，獨佛弟子舍利弗羅，阿惟越致菩薩，乃能計之耳。」佛言：「我故語諸菩薩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取是人所行處滿中珍寶布施，不如聞是三昧四事助歡喜，其福過布施者，百千萬億倍，當知是助歡喜福甚尊大。」。

問：隨喜功德為何如此不可思議？

答：《攝論釋》：「菩薩捨自愛，攝一切眾生為自體，一

切眾生行施，即菩薩行施，故菩薩起隨喜心，得無量施福。」生佛同體，自他無別。入於如是平等法性，故功德亦隨之無可限量。有人成功固然顯耀，但更要有陪襯得出這種顯耀背景，那才稱得上是一幅悠美、尊貴的畫面。假若配上的背景是不屑的眼光，和不以為然的姿態，那成功者亦單調得可憐。仔細想想，影響整個畫面不是那眾所矚目的焦點，反倒是在後頭默默襯托的背景。所以隨喜功德，甚為廣大。

心能樂見他人功成，此為最殊勝事。可除嫉妒、瞋恨，長養慈心。展開一片清涼，讓他人感受到您隨喜之心，所散發的芳香。在《純情的念佛人》中描述清九郎的一段文：「心能安祥的話，當就不會有粗暴的言語、無謂你爭我奪，以及瞧不起人的自傲、自滿態度。這時候，一個有著觸光柔軟的，隨時都甘陪末座的，謙沖開朗胸懷的開闊境界，於焉展開。」。

### 三、往古實事

佛告颺陀和：「乃久遠不可計阿僧祇，爾時有佛，名私訶摩提等正覺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在空閑之處。是時閻浮利縱廣十八萬億里，凡有六百四十萬國，悉豐熟人民熾盛。有大國名颺陀和，有轉輪王惟斯芩，往到佛所禮畢卻坐一面。佛知其意便為說是三昧。其王聞之助歡喜，即持珍寶散佛上，自念曰：持是功德令十方人民皆安隱。時私訶提佛般涅槃後，惟斯芩王壽終，還自生其家作太子，名梵摩達。爾時有比丘名珍寶，是時為四部弟子說是三昧。梵摩達聞之助歡喜，踴躍持寶直百億散其上，復持好衣供養之，以發意求佛道，與千人俱，於是比丘所作沙門。求學是三昧，與千人共承事師，八千歲不休懈，得一聞是三昧四事，助歡喜入高明

智。因是卻後更見六萬八千佛，輒於一一佛所，聞是三昧自致得佛，名毘羅惟逮等正覺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是時千比丘從得等正覺，皆名毘羅鬱沈，教不可計人民皆求佛道。」。

此梵摩達太子因聞法歡喜，以一念隨喜之心，內外財並施，得聽聞般舟三昧，乃至因此圓滿無上佛道。

#### 四、當求法隨師

佛告毘陀和：「何人聞是三昧，不助歡喜學持守誦為人說者也？」佛言：「若有守是三昧者，疾逮得佛，但聞其功德不可計，何況學持者？若去百里千里，有是三昧當求之，何況近而不求學也？若有聞是三昧欲學者，當承事其師十歲，供養瞻視不得自用，當隨師教常念師恩。」佛言：「我故為汝說之，

聞是三昧去四千里者，往到其所，正使不得聞，其功德不可計也。所以者何？專精進故，會當得之自致作佛。」。

生死浩瀚，苦海無邊，若無妙法明師，何能到達彼岸，了卻一場無明大夢？追求法寶具有如救頭然之心，故不論距離是百千里，如此遙遠，亦當努力求學，則一切諸行皆功不唐捐，所作皆往覺悟道路行去。故云「會當得之自致作佛」。

《念佛人》：「與市做過這場夢後，非常驚訝，便每晚都到兩、三里外的地方去聽法，尋求生死出離之道。但因他白天尚有許多繁重的工作，要到天黑才能趕往道場，所以往往在說法已過半，甚至說法已畢才趕到。雖然如此，他仍夜夜前往參詣。有人問他：『你每次都趕不上聽法，來有什麼用呢？』與市說：『說教完畢後，還有同修們彼此談話的時間，這不是一大樂事嗎？』對方又問：『晚上談話完畢後，時間也晚了，

你次日還要工作，如此四、五里路地來回趕，不疲倦嗎？還能有精神工作嗎？」與市答：『我覺得有關他力信心的法門，我很能聽得進去，非常歡喜，所以睡眠少也不覺得苦。再說，每次我只要想到今晚又可聽聞可貴的尊法，便覺精神百倍了，工作也特別有勁。就是這樣，在這四、五十天來，我一日不斷地聽聞，所以連這種疑心特重的人，都可以感受到佛力加持，像是撥開雲霧，重見光明，發得一念皈命之信心。我是個愚癡的人，不知何謂佛，何謂法，連方向都抓不到，但如來卻把我這愚人抱進廣大悲懷中，一想到不久之後我也能到佛界去，除念佛外，我還有何報謝的方法？』與市說到這裡，感動得淚流滿面。」。

## 柒、至誠品第八

### 一、佛自述本生

佛言：「乃往昔有佛，名薩遮那摩等正覺、無上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時有比丘名和輪。其佛般涅槃後，是比丘持是三昧。我時作國王剎利種，於夢中聞是三昧，覺已便行，求是比丘即依作沙門，欲得聞是三昧，承事其師三萬六千歲，魔事數數起竟不得聞。」。

此經文於《賢護分》，較為完整說明：「我於爾時為大國王，一心專求是妙三昧。即於夢中聞有告言，是三昧處。既覺寤已，遂便躬詣比丘師所，求是三昧，因請法師剃髮出家。為求聽受是三昧故，躬用承事和輪法師，備經三萬有六千歲，天魔障蔽竟不得聞。」。

由是可知，此般舟三昧甚難值遇。需具足善根、福德、因

緣。或有善根而福不具、或有福德而無善根，或善根、福德具而因緣不具，皆不得聞是法。

## 二、佛語教誡

佛告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：「我故語汝等，疾取是三昧無得忘失。」。

「疾取」——此是佛教眾生重法。急疾聽受，納受此法，把握當下殊勝因緣。佛勸誡四眾弟子，於此法應具深切之珍重心，速修速證，甚勿忘失。乃至長久持守，莫生疲懈。

「善承事其師，持是三昧至一劫，若百劫若百千劫，莫得有懈倦。守善師不離，若飲食資用，衣被床臥珍寶以上勿有愛惜，設無者當行乞食給師，趣當得是三昧莫厭。常當自割身肉

供養於善師，何況寶物此不足言耳。承事善師當如奴事大家，求是三昧者當如是。得三昧已，當堅持常念師恩。」。

此是佛教眾生敬師。當於善師生難遭遇想，竭力給侍。隨逐善師，以內外財供養，為求是三昧，莫有厭煩之心。師資以法相親。《菩薩學論》：「善男子，是故親近承事善知識者，應如是作意。謂心如地荷負一切，無疲倦故；心如金剛，志願不可壞故；心如輪圍山，設遇諸苦無傾動故；心如僕使，隨諸作務不厭賤故；心如傭人，洗滌塵穢離憍慢故；心如大車，運重致遠不傾壞故；心如良馬，不暴惡故；心如舡筏，往來不倦故；心如孝子，於諸親友承順顏色故。」以如地無倦意之荷負，如最堅硬之志願，乃至如孝子之和顏，皆是經論所開示，事善師之應當學者。

「是三昧難得值，正使求是三昧至百千劫，但欲得聞其名不可得，何況學而不精進。得是三昧精進學，轉教人者，正使如恒河沙佛剎滿中珍寶，用布施甚多，不如學是三昧者。」。

佛本生欲聞法，出家奉侍善知識，尚不可得。今親證此法，為弟子宣說，故教誡弟子，當善持守，功德不可限齊。

### 三、是經以佛印為印

佛告颺陀和：「若有人欲學者，當助歡喜，欲學而得。學者持佛威神使學，當好書是三昧著素上，當得佛印印之，當善供養。」。

此文於《賢護分》為：「以如來力加持故，書寫如是大乘經典，以如來印印封之已。然後安置於匣藏中。」學是法，當先持守經典文字。以佛印印之，善為供養。

「何謂佛印？所謂不當行，無所貪，無求所，無所想，無所著無所願，無所向生，無所取無所顧，無所住無所礙，無所結無所有，盡於欲。無所生無所滅，無所壞無所敗。道要道本是印，阿羅漢辟支佛所不能及，何況愚癡者。是印是為佛印。」。

「佛印」——如同標記，以為揀別。修此三昧，以無欲、無所生滅為印，即以無欲、無所生滅為根本，非以有為為本。實修時亦以無欲、無所敗壞之真心為本。《大乘起信論》：「心真如者，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。所謂心性不生不滅，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，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。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，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，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，唯是一心故名真如。」修般舟三昧正是入此

真如一心，無有諸相雜礙，而除去此諸礙染，正是此三昧，別無他法，另可求得。故云以無欲、無所生滅為印。

《念佛法》：「每當有人施捨食物給他時，他便面露悅色地連說：『因緣！因緣！』就是不給任何東西，他也如此說著，毫無慍色。偶有頑童，群集在他周圍，或扔石頭、或用木棍打他，乃至將他穿著的草袋撕破，他也只是說：『因緣！因緣！』毫不以為意。因此，街上的人都給他一個綽號叫『因緣』乞丐。」這位乞丐不論順逆境，總以「因緣」二字化解。心中從早到晚，念佛不斷。請問，他的佛號念在那裡？念在那看透因緣世間的智慧上。依於此不與世爭的智慧，念出聖潔的名號。這所念的聖號是所顯的外相，如這經文；那不共的智慧即是能持的心，似這佛印。

#### 四、會眾得益

佛言：「我今說是三昧時，千八百億諸天、阿須輪、鬼神、龍、人民，得須陀洹道，八百比丘得阿羅漢，五百比丘尼得阿羅漢，萬菩薩得是三昧，得無從生法於中立，萬二千菩薩不復退轉。」。

無上導師，一雨普洽，隨根受用，各得法益。

#### （丙）流通分

佛告舍利弗、目犍連比丘、颯陀和等：「我從無數劫求道，今已得作佛，持是經囑累汝等，學誦持守，無得忘失。若有欲學者，當具足安諦教之，其欲聞者，當為具足說之。」。

此於《賢護分》為：「復次阿難，若有諸善男子、善女

人，念欲修習此三昧經者，欲讀誦者欲受持者，欲思惟者，欲開示者，欲廣說者，當應令他生正信故，令他讀誦故，令他受持故，令他思惟故，令他開示故，令他廣說故。我今為彼安住大乘諸善男子善女人輩，廣開發已，當如是學，常當念我如斯教敕。」。

佛敕阿難，學守習持此《般舟三昧經》；且若有眾生欲學此法，應當具足教示俗諦事修方法，及真諦無生理體。有事修方可證入，則不落斷邊；有理悟可觀照，便不墮常邊。有理有事，方稱「具足安諦教之」，能將此經法，留傳後世。

佛說經竟。毘陀和菩薩等，舍利弗、目連比丘、阿難及諸天、阿須輪、龍、鬼神、人民，皆大歡喜，為佛作禮而去。

法會圓滿，大眾領受世尊聖教法味，由菩薩發願至修行成

滿，種種喻說及行持功德，四眾弟子教法各別，乃至勸發隨喜，導歸無為。由初始發心直至果德圓滿，從開示實際受持之重點到從旁引喻勸修，並讚歎其所得福聚及人非人皆共擁護，最後由隨喜他人成就之外環輔助心行直至核心之三昧佛印。首尾相連，相互呼應，極為完備。與會大眾聞已，心大歡悅，法喜充滿。親領佛恩深廣，頂禮佛足而去。